

每逢
147 友吾

行發日一十二月九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新生之
德子園的舊日故事
林也的
...

角二價售冊每 No. 190. 31. 9. 21. 期九十七第 卷二第

行發社報友吾 京北

結成第二戰線至少需要一百萬軍隊，所需運輸船舶即達一千萬噸，故英美呼喊的第二戰線，最大困難唯在船舶之缺乏！

第二戰線與船舶問題

第二戰線的由來

英美兩國以北高加索德軍之夏期攻勢的進展，蘇聯遭遇到空前的危機，今已不容再事傍觀，故兩國內，以即刻結成第二戰線，緩和蘇聯目下之危局的議論，依然熾烈。

本來，此第二戰線的問題，係與本年度德國夏期攻勢開始同時抬頭，最初提倡者，係英國內之親蘇派，逐漸成長為英美的一戰之輿論，如美參謀總長馬薩爾之高言闊論（美國近有於歐洲結成第二戰線一類的話，所在多有。然當面之責任者的英國，深知其技術的困難，故僅於二月三月間，分於北法聖那日西里及布羅紐，實行小規模的遊擊的上陸作戰。

這些的上陸企圖，主要是想藉其宣傳效果，牽制德軍之夏期攻勢，然德國早已對此有所準備，任命倫德斯特將軍為西歐軍總司令官，於法西間境的海岸上，布成堅固之防衛線，以制止第二戰線之活動。

第二戰線結成問題，於英美政府裏，成為正式政治問題，是由蘇聯莫洛托夫外長之訪問英美，締結英蘇條約，美蘇協定時起，英美對蘇聯，與以一九四二年中結成第二戰線之約定。在此時，英美政府之真意，與去年毫無變遷，對蘇聯抗戰之整備，有著莫大之期待，殊不意德國之新攻勢，於此短期間內，竟有大進展，而攻勢開始以來，為期僅一月，蘇聯竟臨於危急存亡關頭一事，更為夢想所不及，英美間希望的觀測，只是德軍進擊蘇聯，至某種程度，必行中止，而德方當受相當之損害，屆時或可於西部方面，對德取攻勢。

即時實現論的白熱化

然德軍現已臨於北高加索防衛之最後據點斯塔林格勒，故蘇聯通知駐英參斯基，駐美李維諾夫兩大使，向英美政府開陳蘇聯目前之危急，迫其即時履行第一戰線結成之公約，同時，兩國內之親蘇派，亦復積極動員，開始備要求展開第二戰線之民衆運動。

如自由黨黨進分子之下院議員托馬斯，於七月廿四日夜之演說，關於第二戰線結成之急務，以今不結成第二戰線即將永無其時為題，而有如下之論議：

「假如現在不展開第二戰線，我們就等於在同盟國危急存亡之秋倒戈

歎

。假如現在紅軍敗於德軍，而陷於抗戰不可能境地時，那就是聯合國的敗戰。假如我們，對現在駐屯於西部歐洲的廿五——三十個師團的德軍，若不能展開第二戰線時，那就是說一九四三年以及一九四四年，將永無展開第二戰線之可能。因為在蘇聯慘敗，陷於不能抗戰時，我們在西部戰線上，必須與三百個師團的德軍對抗」。

至在英國民間，「援助蘇聯」作成「第二戰線」之呼聲，亦愈益旺盛，在過去的七月二十六日，於德拉佛加廣場上，集眾左翼分子六萬人，向政府要求即時結成第二戰線，二十九日，正當下院開會時，於下院議事堂廊下，有一千五百餘名之共產系勞動者，蜂擁而至，高呼即時展開第二戰線，向下院示威。

英國輿論調查所七月之統計，關於今年中有否結成第二戰線之必要之質問之回答，表示出如下之比率之贊成者，百分之六十，反對者，百分之十二，認為靠不住的，百分之二十八。

因而，從來對蘇聯之軍事力與以過大之評價，向國民宣傳着的英政府在蘇聯已遇危機，國民對「展開第二戰線」，又督促實行之今日，遂又將宣傳重點移於現實有如何之困難上。首先勞動大臣柏維因，即將英政府之此種意向，表露無遺，唱言「輕將第二戰線呼出者，為絕對不謹慎，徒利於希特勒」，藉此制止急進分子之策動。各新聞紙也一齊登載「大眾之無責任的感情論，適足以演成第二丹刻克戰敗。值風報，更寫出如下之弱有論調：「一九一八年，聯合國為打倒德國，需要了二百個師團，現在我們有幾許兵力呢？同時，德國之強有力，亦非一九一八年之可比，蘇聯當然是希望我們即時對德攻擊，可是假如攻擊不成功，對蘇聯又能有什麼利益呢？」

美國表面上，是表示着積極結成第二戰線之熱意，然而還只是吶喊，其精神實注於太平洋上阻止日軍之猛攻，乃保實情，故其最大限度，唯在援蘇物資之增加。

第二戰線展開之基礎條件

英美對於瀕死之蘇聯，唯一的起死回生策的第二戰線，為什麼如是之躊躇呢？呼喊中之「空中第二戰線」，自三月以來，對德國南部及德占領地境等所加之空襲，均未能牽動大局，熟知於此之英國，其所以仍不敢行戰

(3)

潤進攻者，實有如水之理由。聯合軍實行上陸作戰之可能性地點，有芬蘭北方，挪威，丹麥，葡萄牙等，如願及牛立，葡萄牙尚須除外，如在其他地點上陸，從軍事上來看，以下三項，是絕對的條件：

- (1) 掌握上陸地點之制空權。
 - (2) 最低要有一百萬上陸部隊。
 - (3) 有確保軍隊輸送及兵站線之船舶。
- 過去的六月間，於華盛頓，邱吉爾與羅斯福第三次會議裏，據說是以展開第二戰線與船舶問題為主要議題，船舶問題與第二戰線之展開，完全立有相對的關係上，前者如不能完全解決，後者之實現，亦即極其困難。然艦輔潛水艦，擊沈聯合國船舶之數目，最近激增。七月二十一日，美海軍部曾有如次之聲明：「到七月十二日之一週間的船舶之喪失，為開戰以來之最高紀錄。損失已超過英美兩國造船所之生產量，因此，政府一定要對於認為戰時生產重要之資材的輸出入，加以限制。」
- 英國關於船舶之喪失狀況的發表，曾以供給敵國有利之情報為理由而中止，然其數目之膨大，由此可想。

聯合國船舶喪失之情況

六月中，德潛水艦於美大西洋及加勒比海水域上的戰果，達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噸，雖不及最高紀錄之五月的九十二萬四千噸，然此次亦超過去年最高紀錄的七十四萬六千噸。

日德義三國潛水艦，由本年一月十五日到四月十四日，三個月間，擊沈聯合國船舶，合計超過二百萬噸，如以此與前記五六兩月戰果合計，則美大西洋及太平洋沿岸之英美船舶，喪失噸數，至現在止，已近於四百萬噸之大數。美海軍部，七月六日公佈，一月中旬以來，大西洋西部及加勒比海方面，受德潛水艦擊沈之聯合國船舶，總計是三百五十七隻，更於七月二日，於北冰洋北部水域上，滿載援蘇物資之美大護送船團，被德機擊沈編隊攻擊，由同日起至五號，擊沈二十八隻，合計十九萬二千四百噸。

一方，日本海軍，於西南太平洋，美太平洋岸，印度洋等水域上，自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擊沈聯合國船舶數目，據七月十八日及廿七日，大本營之發表，總計是三百七十四隻，合計二百萬六千噸。

由德義潛水艦在英國近海所擊沈的聯合國船舶，至去年六月止，英國側發表的數字，是六百七十萬噸，爾來，因英政府中止發表船舶喪失之數目，故已不明，然德當局已發表，對英開戰以來，到六月末止，擊沈聯合國船舶，一千九百六十四萬噸，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被艦輔國潛水艦擊沈之聯合國船舶，大部份是英國籍的船舶，當達二千萬噸以上。

此數字，已迫近一九三九年九月開戰當時，英船舶保存量之二千一百萬一千噸，其後英國雖有建造及拿捕之增加，然食糧三分之一仰賴於海外

的英國，在得不足以償失之情形下，船舶不足，仍係其生死問題。

聯合國船舶建造情況

英美為謀對此之補救，遂儘量發揮其各自造船能力，努力補充其喪失，然英國現有船舶量，因為一切保守沈默的關係，開戰後，新造船舶噸數是不明的，然其造船能力，實際一年僅六十萬噸左右，加上由小國接收的噸數，其現在保有量，可推定為一千二百萬噸前後。

美國，戰前居於世界第二位之一千一百八十七萬噸之中，近已喪失五百萬噸，羅斯福本年一月六日，向議會提出之大總統教書，誇示明年，將有一千萬噸之新造船隻。其後，鑑於損失數目之激增，戰時生產局，又要求了於前記之一千八百萬噸之上增加六百萬噸。然海軍委員會對此不承認，結果，僅認增加四百萬噸，故美國今年中之造船目標，是二千二百萬噸之巨大數字。

然此膨大之造船計畫，於二年短日月中，能否完成，誠屬一大疑問，美國之建造情況，一九三九年，是三十四萬二千噸，一九四〇年，是一百零八萬八千噸，由此數字推測，其膨大之數字，終難免為紙上計劃。

莫斯科會談之意義

英美船舶之現況，已如上述，而欲於歐洲大陸之一角，展開第二戰線，軍事常識，每一名近代裝備兵士，最少需要八噸輸送力，以德國防備情況論，至少需要一百萬軍隊，所需之船舶，即達於八百萬噸之巨大數字。如再將補給軍隊之軍需物資及食糧等之輸送船舶合計，如無一千萬噸，勢不易成功。

故英美呼喚的第二戰線之結成，最大難關，唯在船舶之缺乏，如無改善方法，第二戰線，即無異於痴人說夢。

然蘇聯之現實狀態，已不容再事遷延，且英美如真有意於結成第二戰線，必須在蘇聯抗戰力，未完全崩潰前實行之，同時斯達林，於七月中旬以來，屢次放送單獨對德和平說，威脅英美，強硬要求其結成第二戰線，在高加索防衛完全潰滅的時候，蘇聯之單獨與德議和，非無可能，所以耶吉爾及美國代表才飛赴紅都，而有今日的莫斯科會談。

故莫斯科會談，是由斯達林發出「倏啟蘇聯與否」的最後通牒之要求而實行者，英美勢不得不覺悟，必須有相當之犧牲，然英美腹中，深知所謂單獨對德議和，如現在占領地帶引渡與德國而降服，其結果，恐不能維持其政權，斯達林當不至如斯冒險，故英美之犧牲，恐必止於將空軍之一部增援東部戰線程度上，藉以對斯達林，略表妥協。

至莫斯科會談內容，自必檢討第二戰線結成問題，協議資源，工業力之喪失對策，然其歸結，還是船舶問題，而船舶問題之不易解決，已如上述，故會談之成效，終屬渺茫。

我國共產軍之現狀

吳定哲

自從七七事變以來，已經五年有餘，在這整整的五個年頭裏我國的共產黨無時無地不在伸張着他們的勢力，從重慶滿天星之火花燦起，中共發表一致對外的宣言以來，共產黨乃從過去隱匿，潛伏的暗地的活動一變而為彰明公然活動了。數年來雖然到處遭到日軍的攻擊，而不得不轉戰敗於西北；然而因為蘇聯的供給，流民的聚集，依然盤踞西北邊境，維持自身的實力，到現在却仍巍然獨尊於內地，與日暮途窮的淪陷儼然分庭抗禮共掌我國的西部。

共產黨究有多少實力？現在在什麼地方活躍？用什麼方式活躍？這些問題當然是我們所樂於知道的，下面就是目前我國共產黨一斑內幕的解剖。

☆

最近期間裏共產黨發生一件最重大的突變，就是周恩來夫婦的叛黨。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行於延安，在四月八日的報上揭載着「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文，聲明予共產黨首領周恩來氏以除名處分。這項議決係以「告全黨同志周恩來叛黨行為書」為題目而列出。內容頗為興味，其大要如次：

「親愛的同志們：現在告訴你們，一件令我們悲痛，憤恨的事情發生了。這件事就是周恩來已經正式叛黨而投降到國民黨的陣營裏和他們妥協了。回憶西安事變的當時我們就主張徹底解決。只要除掉了蔣先生中共就能擴大勢力於全國而樹立政權亦非難事。然而當時的周恩來

來借着我黨全權代表的地位與權力，出賣我全黨的利益，一味請求蔣蔣國民黨與中共之間的妥協，終得救蔣介石於不死，因此自身得蔣蔣報酬五十萬元，這筆鉅款根據去年秋天本黨駐香港代表潘漢年的報告確知為全儲蓄於香港的香上銀行。

西安事變以後，周氏以中共代表向蔣氏交涉過各種的問題，在回想起來其結果莫不有害於本黨。民二十七年張國黨(張學良)叛黨時，周氏名義上作張氏的辯護者，實際上恰成為蔣介石反共運動的爪牙。

有名的「共產黨活動限制辦法」雖然說是張學良的手筆，其中大多由周恩來合作，巧妙地限制了黨力的擴大和強化。

民國二十九年國共軍在蘇北皖東發生衝突，蔣蔣韓德勤，李品仙的部隊對我新編第四軍施以不法包圍並攻擊，因此中央委員會一再通告周氏對蔣蔣嚴重交涉，然而周氏不但肯從命反而加以不利我方的報告，遂致新四軍不得已而解散。

三十三年，蔣介石發佈解散新四軍的命令，逮捕軍長葉挺，殺死副軍長項英，並重殺其他幹部達數百名。本黨乃拍電周氏令其要求賠償且使蔣蔣即時釋放葉軍長，然而過了三天才接到周氏一紙回電，內容是：「我們應當再三慎重。」一句無關痛癢的話，以後就一些行動也沒有了。

從以上各項事實來看，周恩來早已不是共產黨的代表而變為蔣介石的走狗。早已不算本黨的同志成了國民黨的間諜。過去我們對周氏處處的

周恩來不消說是中國共產黨的巨頭之一，尤其以中央之代表駐在重慶，與蔣介石的陳誠等聯絡以謀調整國共的關係。「解放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站在指導地位上刊行於西北，最近以來論陣支離已極，失去了過去的一貫性。本年三月該報主筆柯某的慘死(傳係毒殺)更足証

八路軍已為

姚無畏

某縣代表云，八路軍從前之得以盤踞各地，攻剿不散者，雖日憑藉山岳地勢，亦因人民受其蠱惑，甘心為之掩護，故八路軍所佔之匪區，老百姓與八路軍不分，每有戰事，往往以老百姓為前驅，八路軍反居後方觀察形勢，所以每一次戰事結果，皆以當地老百姓，犧牲最大，其在平時，則利用種種宣傳，使老百姓受其蠱惑，又以嚴刑峻法，以繩其後，而一般地方無業遊民，更以八路軍為通逃數，要數月之訓練，即可擔任偽職，魚肉鄉里，無惡不作，此種情形，在匪區各地無不皆然，當和平區未實行封鎖以前，八路軍尚時有外來之接濟，而匪區物資，亦尚不感十分困難，故匪區老百姓，尚能苟延性命。自物資封鎖之後，地方搜刮淨盡之後，即席捲而去，再至一地方，亦復如是。最近更因老百姓佔食糧產額，下令驅逐老弱婦孺，去境實食。且有一地方一日之間，藉口種種反動罪名，或其人係老病廢疾，不問情由，即行活埋。一日埋千百人者，習以

寬容今後已決不能再事推延。我們不僅要詰難其過去的罪狀，並且要立刻將之除名加以嚴重懲罰，以防止意志薄弱的分子變成第二個張國燾。其內幕的亂舞。因此上面一段文字是經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會的議決而除名的嗎？這是一部分中共激進派為糾彈周恩來的妥協重慶而加以嚴苛警告的呢？使我們難於武斷。然而無論如何，也足證共產黨內幕紛爭的激烈，而國共的傾軋已臻完全表面化！

大東亞戰爭的地域雖已擴大到很遠的南方，然而中國大陸依然為日本作戰的正面，戰略的重點。處理中國的戰爭實為完成戰爭的前提。

解決中國問題首先要注目的就是深入中國民衆層的中國共產黨。這並不是區區中國大陸的局部問題而是整個東亞，整個世界的大問題！

中國事變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良好的出頭機會。表面上投降了蔣介石軍共同揭起抗日救國的口號，背地裏却利用「解放日報」的毒舌，發表其主義，吞噬國民心理，處處圖謀黨勢的擴大與強化。他們所抱的野心就是等待蔣政權徹底潰滅而陷於不能再起的時候，實行掌握中國的政權。共產黨這種野心當然也在蔣介石意思之內。

事實上，去年七月七日事變四週年紀念日時，據傳蔣介石對英美代表者聲明：「余之三大敵即為日本空軍，物資不足與中國共產黨。」這句話可說是講透了重慶的苦惱，說明了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和水與火一般的仇敵同志。

國民黨的主張是：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二、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理想。三、一切以國民黨為中心。四、復興民族。五、第一親英美第二親蘇。六、由國民黨統一中國。七、嚴禁黨以外的政治活動。

共產黨的主張是：一、抗日至上，絕對抗日。二、以三大政策為國幹。三、統一抗日戰線。四、民族解放。五、第一親蘇，第二

親英美，六、統一民主主義，七、人民有主權。在以上這些政策綱領裏除去「抗日」外二者完全相反，當然不能根本聯合一致的。

中國共產黨自稱以其現在的理論和思想足以赤化中國大眾，所以很有採用現實的宣傳技術以把握人心為工作重點的傾向。過去只知建樹強大的軍事力，現在却著重於政治力的培養，擴大赤化地盤，扶植新勢力等實利主義上。許多的我國民衆只看到目前的利害，忽略了共產黨對於將來的中國，將來的東亞乃至全世界將要留以多大的禍根，竟捲入了赤色的洪流。

數年以來，日本軍對共產黨加以攻擊，使共匪不得不遁走邊區，其主要的剿共作戰有：掃蕩新四軍作戰，肅清晉察作戰，沁河作戰，魯南作戰，山西冬季作戰，冀南作戰，冀中作戰，晉察作戰等，在事變四週年的時候，共匪有所謂「百團戰爭」的反攻，尚較為有組織，有集團，積極的作戰。後來這樣的作戰就未曾再出現一次，並且在每次日軍主動的作戰中，兵力日趨減少，俘虜逐次增多，足證共產黨的上氣已遠非昔比。尤其是過去共產黨中幾乎沒有俘虜，投降兵，歸順兵，現在却竟為數激增，更可見共產黨實力日益低落下去。

經過這次的擊滅掃蕩之後，共產黨的實力早已大形低下，現在共產黨的總數約有三十萬兵。以華北為根據地的第十八集團軍（舊八路軍）約有二十四萬，以華北為中心的新四軍約有六萬。這其中除去一部分農民和民兵外，正式兵力不過只二十五萬左右。

這些共產黨受到日軍的連續壓迫，武器食糧均感不足，財政困難更不待言，但是他們抱著取代重慶軍的地盤，號召天下民心的野心，所以仍然繼續著他們未路堪憐的執拗敵抗。

為常，其慘無人道，大率類此。雖歷史上之黃巢張獻忠，不能如是之甚也。八路軍三字在今日各地老百姓聞之，無不人人喪膽，個個失魂，其以前一切愚民之禍，至此皆不攻而自破矣。所謂八路軍已為民心之所厭惡者以此。

(二) 人民對於日軍傾軋之激增

又謂自事變之後，各地人民因不了解事變之意義，故對於日軍，遂有種種之疑誤，八路軍及英美因素得利用人民心理之弱點，肆意煽惑，謂抗戰方能救國自救，人民不察，誤入牢籠。致成今日赤禍滔天，家破人亡之慘象。今者各地人民因受八路軍之殘害，又見和平區域內日軍對待人民之寬厚，相形之下，始知今是昨非，痛悔當日之認賊作友以自貽伊戚也。且深感今日非肅清八路軍，不能救人民出水火而登之狂瀾，然非傾軋日軍，無足以殲滅八路軍者，是日軍為北方人民之救星，此則毫無疑義者，近來日軍所至之地，人民無不箝食帶漿，爭先恐後者，非偶然也。今北方人民之所期待於日軍者，不惟要救和平區之百姓，並要救陷在匪區之百姓，時至今日在北方大多數之民衆無老無幼，無男無婦，無不切骨於八路軍之慘無人道，殫害民命。因之對於日軍之信賴，日深一日。蓋抗日必無勝理，八路軍藉抗日以禍民，此已為人民一致之覺悟。其依賴日軍之信念為自救計，非有他也。故此屆協議會各地代表，應儘量發揮此種精神，以期無負地方人民委託之意。凡接近匪區之代表，對於姚君談話，無不同聲贊同？且多有言之淚下者，此可為一般民意之表現云。

七七紀念日時蔣介石曾以「告全國國民書」為題廣播約二十分鐘，其中有一段謂：
「現在重慶的對日抗戰已經非由我們親手來解決不可，英美對日抗戰不得期待，蘇聯運來的物資又為中共軍全部吸收，毫不得益於

我軍的戰力。

在這裏我們所必需認識的就是西北公路，自從運輸公路爲日軍阻斷以來，重慶已完全與英美隔絕成了名符其實的「大陸孤兒」。有一條殘留中國唯一的輸血路就是這「西北公路」。西北公路以蘇聯特克西浦鐵路爲樞紐（三站「塞交坡里」）和阿爾馬他一爲基點，入新疆省，合流於橫斷天山山脉南北的烏蘇，而聯結迪化、哈密、安西、蘭州、西安諸地。據最近情報，有建設從外蒙庫倫南下肅州的第二公路的消息，然而中途有大沙漠且需橫穿寒夏濕原，對於輸送上能否成功頗成疑問。

這條西北公路以前是赤化中國的大動脈，自中國事變以後乃變爲輸送物資的道路。德蘇開戰後輸送物資之量大形減少，完全爲中國共產軍所利用。

經由西北公路運送的援將物資所以不能直接



內分泌與身長之關係

身體高大並不是遺傳的；應從生理學和病理學的觀點來加以探討。

因爲醫學和優生學的進步，世界各國都開始對於兒童的發育注意。據說食麥可以增長身量，所以各國提倡食麥。再由於醫學常識的進步，人體的長度有顯著的增加。我國對於體育的提倡近些年來，也頗不後人，故在萬牲園的司閘人前，劉長清，魏長祿後有張恩成，都是身高八呎以上，爲人類學添了些很好的資料。

但是前者劉長清，魏長祿已先後死去，而其繼承者身高八呎三吋的長人張恩成據報載已服毒自盡。這不覺使古城裏好奇的人們有些寂寞之感了。

長人張恩成現年才廿七歲就不幸自殺而死了。據說他在萬牲園任察票員，每月薪金僅三十七元，而他家口繁多，自己食量又太大，因受經濟

流入重慶軍手中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盛世才的存在。盛世才是現任中蘇國境新疆省的主席，表面上是由重慶政府任命的新疆省長官，事實上是完全以蘇聯勢力爲背景的邊區獨裁者。

盛世才少年留學日本，卒業於陸軍士官學校，歸國後，一時加入於張學良的東北軍，後以任當時新疆督辦金樹仁之幕僚而入邊境地域。有名的「哈密暴動」後，金樹仁失脚乃自立爲新疆省支配者。這次事件中，盛世才擊破自甘肅侵入的馬仲英軍後始得握有大權。當時監禁了中央派遣的宣傳使黃慕松，並派軍使赴莫斯科商約蘇聯之支援，樹立新蘇政權，並向蔣介石要求省主席之使命後始獲成功。

盛世才在行政方面揭起「反帝、親蘇、平等、清廉、和平、建設」六點，號稱六大政策。是一個地道的親蘇派，共產軍暗中的援助者。(元)

新進月刊

新進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九月號)現已出版，本期論著內容計有：齊鳴之「土耳其中立與第二戰線」，黃道明之「政治機構領導與幹部對策」，萬哲堂之「世界戰局縱橫談」，文藝執筆者計有：程心粉，穆穆，林蔚，林芝，葉繡，左金，幻鷗，余謙等，內容異常豐富，全市各大書局均有代售之。

外科醫學博士 王師揆大夫

經驗宏富手術高超對病者 關照異常溫慈贈此介紹

應診： 益榮，東堂子胡同 五、二七、一六 景山醫院 景山後身 四、〇〇四五

壓迫而自殺。這是一個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現在要談到他的身長問題了。

長人張恩成是山東福山縣人。幼居鄉間未曾讀書。他在十五歲以前的身量一如尋常兒童；但從十五歲時起，就食慾大增，食量驚人，身體也急速發育增長，到他十九歲時已有七尺之軀了。

據張恩成的父親說，他家很貧困，只住矮屋一間，而長人張恩成的身量如屋之高，所以出入大感不便，站起來頭部就要觸着頂棚，出入房門必須彎腰低頭。夜間睡覺必須臥在炕上，稍歪頭部才能睡下。所以長人張恩成成年後背微駝，頭微偏，就是因受矮小房屋的影響。

長人張恩成因食量過大，無法生活，就到北京來找事。時長人劉長清，魏長祿已先後死去，就經人荐至萬牲園，繼承劉，魏的查票員的職位

。入園任事前曾經市署召見，量其身長為英尺八呎三吋。

我在十年前曾見過一個河南省靈寶縣的長人的照片，這張照片是我的同學和長人的合影。我那位同學的身長也足有六英尺，但在照片裏和那長人比較起來，我那位同學竟像個小孩子了。

據說這位河南靈寶縣的長人，幼時身量也和常人一樣。大約在他十四五歲的時候，一次在睡夢中身量突然暴長，混身骨節都作響起來，終於長成了一個碩大無朋的長人。他雖然站起來時像一座小山；但都非常虛弱，稍一走動就要喘息。他雖有一個笨重的身體；但腦筋都非常聰敏——能一手寫着帳，一手打着算盤，他就以這種特長在糧坊裏司帳糊口。

以上所說的長人，他們的父母都是身量並不高大的平常人，所以他們的長大不是遺傳的。我們知道後天的營養是能使兒童發育良好的，但是以上的長人都是家境極窮，營養當然是很缺乏的，他們的營養狀況只有使他們比常人還要矮小。所以以上的長人的身長問題，應從生理學和病理學的觀點來加以探討。

由於近數十年來生理學家和醫學家對於人體內分泌腺的研究，使我們知道內分泌對於人體的發育有很大的關係。近來科學界對於內分泌的研究真是一日千里，如前協和醫院醫士劉士豪博士發現中醫的所謂「腎虧」就是一種由於內分泌發生變化而起的病變，並且因而發明一種治療「腎虧」的新療法。由此我們知道長人的特殊增長和內分泌的病變大有關係。內分泌腺與身長最有關的有松果腺、胸腺、和腦下垂腺三種，茲分述如下：

(一)松果腺 形如松果，色呈灰白赤色，約大如豌豆。位置在腦回體前丘之間，胼胝體的下部。松果腺從生後大約七年，就漸次進行變性，變成炭酸石灰，磷酸石灰，有機物等。松果腺自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指認為是靈魂的所在以來，大家都相信它是靈魂之宮；但到十

九世紀中葉，經生理學家的研究，才知道它是一種內分泌腺，為人體生理作用的重要器官。

經生理學家實驗：摘去雞的松果腺，起初三個月間發育不及他雞，行動也不活潑。但到三個月後又急速發育成正常的生理狀態，舉凡與雞冠則較常雞更為發達。

就病理學的臨床觀察，松果腺因各種損傷受到病變時，其所呈的症狀為肉體和精神兩方面的早熟。一般體格都特別良好，生殖發育早。生殖慾強，而其學業成績一般都很優秀。

松果腺分泌一種內分泌液，這種內分泌液抑制肉體與精神的機能，使其發育適度並防早熟。假使松果腺有某種病變，有能使人體暴長或長得很高的可能性。

(二)胸腺 胸腺對於體長也有很重要的關係。胸腺分左右兩葉，兩葉之間有結締組織連接。兩葉的形狀各不相同，從出生後到十五歲左右漸次增大。胸腺的機能到十五歲時最為旺盛，而以上所舉的兩個長人，都是在十五歲左右身體突然急速增長的，可以想見和胸腺有密切的關係。但是一般人到十五歲以後，胸腺就逐漸縮小，內分泌量也因之減少，甚至有發生脂肪變化而消失其存在的。

人類的胸腺依年齡而發生的進行變化，茲列表如下：

年齡	胸腺的重量	實質的重量
初生兒	一三、二六克	一一、三三克
1歲至5歲	二二、九八克	一九、二六克
6歲至10歲	二六、一〇克	二二、〇八克
11歲至15歲	三七、五二克	二五、一八克
16歲至20歲	二五、四八克	二二、七九克
21歲至25歲	二四、四七克	四、九五克
26歲至35歲	一九、八七克	三、八七克
36歲至45歲	一六、二七克	二、八九克
46歲至55歲	一六、八五克	一、四八克
56歲至65歲	六、〇〇克	〇、七三克
66歲至75歲	六、〇〇克	〇、〇三克

胸腺的摘出試驗，初行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甫利邁奔氏。他把動物的胸腺摘出後，發現胸腺與動物生命的保存繼續上沒有什麼關係，他認為胸腺和脾臟都是沒有絕對必要的器官。可是以後經過多數學者對於蛇、山羊、天竺鼠等動物實驗的結果，得到如下的結論：

(1)對於動物發育的影響 摘出胸腺後動物的發育不良，其特徵為骨節短小，且容易骨折，骨折後不易痊癒。

(2)對於新陳代謝的影響 石灰粉的排洩量非常增大。這實在是在前項骨變化最大的原因，因骨質係由多量石灰質而成。

其餘摘去胸腺後對於血液，神經，脾臟，甲狀腺等都有很大的影響。由此可見胸腺的內分泌對於身體的長度，發育和保健等都有很大的重要性。長人的所以能急速增長很高，大概就是由胸腺內分泌的某種變化。

(三)腦下垂腺 又名大腦下垂體，在頭蓋骨的底部，蝴蝶骨土耳其鞍的上部，聯絡於細腦的腦，由前、中、後三葉而成。這三葉的內分泌功用各不相同：前葉的內分泌液促進發育，中後葉的內分泌液促進碳水化合物代謝，更促進生殖機能分泌物質。腦下垂腺的病症最初由法國利馬氏於一八八六年就肢端肥大症而發現，其後一九〇一年德國夸雷羅希氏由生殖器的發育不全，全身脂肪沉着肥滿症知道是由於腦下垂腺的病變。

最初試行摘去腦下垂腺的人是美人薄司羅氏，於一八八六年隨行的，他發現被摘去腦下垂腺的動物，身體發生惡液質變化，起高度的營養障礙，瘦弱期後就死了。如切去腦下垂腺的一部，對於生理可無妨礙，惟起健康上的種種障礙，因而惹起脂肪的沉着，糖尿，毛髮脫落，色慾減退，舉凡那裏萎縮等現象。腦下垂腺的內分泌有支配人體高矮的功用。假使科學家能發明某種方法刺激腦下垂腺，使其機能旺盛，那末全世界的人們不難都成為巨人了！



什麼是心理衛生學？

譯

數年前美國一個先進的大學頒佈了一個關於大學科目的佈告，一位心理學家說：「這種科目的企圖真是再好沒有的了。這學校的學生可以在幾年之內按着這種新規定讀完了這些有價值的課程，但是他也許仍然是一個身體孱弱的人，人格不統一，不適於結婚或家庭生活的，對社會道德也有危險的，在政治方面是自私的，而且情感方面也是不快樂的人。至終也許他會準備着去自殺。」

心理衛生學這個科目是值得我們讀的嗎？是的，為一些人是其價值的；不是的，為其餘的人却是相反的答案，這大學科目中，心理衛生學還是一個新的科目，但也是一個發展很快的科目。有很多很多人因此科目而得到益處，但有些人就對他失望，因為他們覺得心理衛生學並未解決了他們的問題，也沒能幫助他們對別人有所了解。有些人對這個科目很熱心，但有些人以為它所給人的害處反倒大於其益處。不但未能使他人的人格有所改進，而只是使他對別人更加敏感而已。讀心理衛生學是否能對一個人有益處，還是要看讀它的人怎樣應用它，換句話說，如果某人因為讀心理衛生而得到任何損害那是不應該歸罪于心理衛生學的。

心理衛生學是要研究如何利用以「遺傳」所給的「材料」和「環境」所給的「機會」來造成快樂而有用的人格。每一個人都同意最重要的就是幫助人格的發展(註一)。但問題是如何幫助人格發展，如何利用一個科學的，有效的，適宜的學科來幫助人格的發展。

有人說：「不是的，唯有在健全的社會之內才能建造起健全的人格。人格之弱點完全由惡劣的環境而來，都是由於經濟制度及社會制度之不良所致。與其讀心理學不如讀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應該研究如何建立起一個新社會來掃除一切危害生命及毀滅快樂的人格的不良適應。」

這種說法自然含有一大部分的真理，但不是全部的真理。個人的不良適應也是造成一個更好的社會的一個大障礙。心理學和社會學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而是相輔而行的。

也有的人說關於人格不良適應之改善不必用特別的技術方法——只須要以毅力去作就行了。憂慮，無效力，不易交友，悲觀，神經過敏！這些也許都是很嚴重的問題，然而它們都多少有些相似之點。「研究」它們，未必能解決了這些問題。我不能有效率地去做，或是我有一個壞習慣不能去掉，這好像只是因為我並未努力地去做，或盡力地去做。我知道我應該如何去作。並且是否再告訴我如何去作，只是我懶得去作。並且是否有一種科學的研究必須有實地的實驗？並且在這些事上如何實驗呢？如何蒐集標準的資料呢？也許有一天心理學會變成一種科學，也許有一天會發現精神質的人是因為他的血中起了某種化學作用，但現在心理學還幼稚得不到那個程度。我們仍須等待着一些專家們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他們仍發現一些科學的原理，好像物理學或經濟學上的原理一樣。到那時我們可以步趨于普通常識的引導了。這是許多人的一種看法。

自然地，無論化學，心理衛生學或是社會學，只知道而不去作是毫無功用的。許多人讀了很多實用的科目而並未利用它們。對於這個問題心理衛生學能有什麼貢獻嗎？它對這問題的貢獻比由經驗而得的普通常識更大嗎？物理學及化學是新科目，直到最近才有電燈或人造橡皮的發明。但人從來就與「憂慮」，「擾亂」，「不如人之感」掙扎著，最幼稚的心理衛生學能在人類的經驗以外對這些事有所貢獻嗎？

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好是看一看心理衛生學告訴我們的原理是什麼，再看這些原理是否比普通常識對我們更有用處。在起始的時候我們先要注意的一件事實，就是研究這些問題的「頭腦」(Mind)本身也包含這些問題。研究人格之心理學的人好像是製成眼鏡的工人，他在工作的時候也戴着一副多有缺欠的眼鏡。多疑的人只認定了別人的錯處，只說他們是可疑的；他並不知他自己的疑心也許就是一種「不良適應」。自私的人很容易看出別人的自私，但他看不見自己的自私。腦筋翻滾的人常說與他辯論的對方腦筋太糊塗，因為他的對方不能看出他是有理的。這並不使我們在瞭解別人和自己的事上變為不可能，但常產生了很大的困難。

原理一：不要責罰

心理衛生學是要明瞭行為，而後求得更佳的適應。「責罰」即是阻止它達到這個目的的一個障礙。當我們決定責罰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就不再研究或分析他的行為了。醫生並不因病病人常有的行為而責罰病人，因為他知道病人身上有病，他只是研究病人的疾病，研究其病徵及原因。也許這個醫生不只是一個醫生，也是病人的導師，那麼他也許責備病人吃東西太小心或運動太少。但是他是一個心理學家不是那樣。他要找出那病人所以吃東西不小心或運動過少的理由。懶惰，易受刺激，無效率，神經質——在心理學家看

(9)

來，這些都不是可資備的錯誤，而是可研究的問題。他只是問「為什麼」？當我們覺得一個人應該受責罰的時候，我們先要看為什麼他犯了那樣的過錯。有時我們也自責我們自己的過錯，因為我們不願意或不能回答那個更深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要那樣做？」「責罰」和「問為什麼」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態度。責罰一個人會引起他罪惡的感覺，或感情的自衛感。這兩種結果都不利於精確的分析。

大多數的人在理論上都贊成這個原理，但是他們並未實行這個原理。當兩個人發生爭吵的時候，我們要看那是誰的錯，或是那個人應當如何受責罰，一個人作錯了事我們責備他，說他太糊塗。一個孩子說了謊，我們告訴他那是他的恥辱，只有壞孩子才說謊呢！當我自己因懶惰而失敗的時候，我也常引咎自責，或是歸咎於父母或自己的身體不健康或我們的環境說「那不是他的錯」。正是要把刑罰的刑罰去刑罰別的人。從心理分析學來看，犯過錯的結果不一定要施與刑罰的。

這並不是說每一個人所做的都對。也並不是說「好」與「壞」，「對」與「錯」這些個名詞是絕對不要用的。在科學分析裏，「對」與「好」的意思正能得到所期望之結果的。「壞」和「錯」的意思正與它相反。一個自己快樂而能使別人快樂的人就有一個好的人格。能夠幫助這種人格之發展的方法，就是好的方法。一個化學家以為能夠帶給人們健康與力量的食物就是好的食物，反之即是壞的食物。雖然如此「好」與「壞」的名詞還是在精細的分析以後才能說出的。

原理二：不良適應的行為不是由遺傳而來的

「我十分感覺到交朋友的困難。我喜歡獨自看書，但是在人羣裏，我總覺得不很自然。我希望還望子總在學校讀書，永遠不畢業，以免到社

會真與他人接觸。我覺得沒有希望改造我這種人格，我生來就是這樣的。江山易改，稟性難移。」

在例一已經很清楚地顯示出來這種說法的謬誤，並且這種謬誤於人是有大害的。我們每個人的特性是漸漸長成的，也就是我們之所以有我們的特性。這好像範圍住了我們而不容有所改變。

我們應該注重原理二，第一因為它是真實的。除去同胞雙生子外沒有兩個人會有同樣的遺傳，才能，神經系統或是同樣的氣質的。只憑這些可遺傳的因素也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行為。所謂行為就是對環境的反應。這種反應常因經驗而改變。也許某甲容易學成一個善於交際的人，在某乙則較難。這或許是由於遺傳不同的原故，但是一個好害羞的人是可以因學習而成爲善於交際的人的。

要注重原理

理由二：如果我們把原因歸在遺傳上，那麼我們就不再進一步的研究了。也好像是說某人的行為是不能改良的，因為他天生就是如此的。如果大家都在一種行為上相似，我們常叫它作「本能」，但是當我們說戰爭的本能或驕傲的本能時，這並不幫助我們多明白或控制人們的行為。我們如就說某人是一天生的不誠實或「生來的醜態」也就無異於說「中國人有用筷子的本能」或「西洋人有用刀和叉的本能」。這種錯誤遺傳因素是個很嚴重的錯誤，但是更嚴重的就是它所帶來的惡結果。如果一個人否認一切的遺傳因素，他還要設法控制他的環境，如果一個人否認環境的因素，他就沒有改良的機會了。



原理三：分析「原因」和「結果」。辨明「內在」的「不良適應」與其「病徵及結果」。

平常一個人的性格之困難並不表顯在外面，我們所看見的只是那種應付的結果或病徵。因爲某人要隱藏或逃避那種應付的結果或病徵。因爲他會正相反。比如有一個孩子好誇大也許正因爲他實在是感到自卑和缺乏自信力。有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使我們不容易猜透，並且當事者本身也並未察覺。一個人的行動是要緊的，但是這行動背後的意義對他將來的行動是更緊要的。平常我們說某一種行為就是由來一種原因所造成，這是錯誤的。原因及結果之聯繫往往成網狀的很複雜的情形。今例述以下幾種：

- 1 直接的因果關係！如強烈的考試慾望會引起在考試時的怯場。
2 補償關係！「結果」會減低或轉移了「原因」。比如因怕失敗（原因）所以努力讀書（結果），因努力讀書（結果）而減去了對失敗的懼怕（原因）。
3 累積關係！「結果」會延續或增強了「原因」。比如因怕失敗而增加了胆怯，因胆怯更怕失敗，因更怕失敗所以更胆怯。在人格的不良適應中這種因果的關係是極普遍而重要的。有時三四種因素聯合在一起造成了一個「循環」的感因果。
4 以普通原因而連繫的因果關係！一個丈夫和他的妻子彼此猜忌，他們也許爲金錢而爭吵。這種現象也許都不是原因，而真實的原因却是他們的「孩子死了」，而他們互相推諉這個致死孩子的責任。因甲乙二者均與丙有關，所以甲乙二者有互相連繫之處。
在分析人格時許多錯誤是因錯誤了因果關係而起的。要達到完滿的結果是須要多次的因果關係。以上這三個原理是爲分析人格起始所應用的。這三個原理乍看好像很簡單，但有很多種有常識並有豐富經驗的人常會忽略了它們。
（註：這裏所說的「人格」是指人的性質即是「品格」。）

文學與道德

舒星

一提到文學與道德的問題，很容易便把問題的重心遷移到性慾上去；因此「肉」的氣氛濃厚的文學作品，便要被認為是不道德的，犯大惡極的罪了。

假若我們就是承認了文學與道德有關，那麼道德的解釋也不應當如此偏狹。諸如：寫傷感，寫憂鬱，寫灰色的生活，寫青年性的苦悶，寫浪漫的享樂的生活，……都能給讀者以刺激和影響，據理，也應當都列入不道德的範圍。若如此，恐怕文學作品，十分之九都要被加上「不道德」的頭銜了！試問：用「道德」的眼光去衡量文學，能認為是合理的嗎？

野川白村說：「文學作品者，乃是生命東西絕對自由之表現……所以是道德的或罪惡的，是美或是醜，是利益或是不利益，在文學的世界裏都不同。人類這東西，具有神性，一起也具有獸性和惡魔性，因此就不能否定在我們的生活上有美的一面，而一起也有醜的一面存在」。既然如此，那麼天下既有此事，既有此情，就可以大膽的描寫。文學作品是超乎善、惡、功、罪、觀念的範圍的。

若根據這個原理去推論，「色情文藝」似乎是沒有被反對的理由。正當的情慾描寫，也正如寫憂鬱，寫快樂，……種種情緒一樣的需要。必然的性慾動作的描寫，也正如寫痛哭，寫微笑……種種動作一樣平淡。據理，是不必盡力抑止與消除；更無須諱莫如深」的絕口不談。

讀者，却往往發現了一段正當的合理的情慾的描寫，便大驚小怪，想入非非！這原因完全由於我們性教育的不健全，而養成了一般人對於性慾發生了神秘性，和不正確的性慾觀念；於是本不成問題的「色情文藝」而也變成相當嚴重的一個問題了。

現在「色情文藝」彷彿是一向被壓抑得太厲害了，而在這內慾狂的現代社會裏，忽然頭角崢嶸，光芒萬丈！是作者內心裏真正有這些激烈的情緒需要流露呢？還是作品中自然而然的進展到某種場合，而極端如此純真的描寫呢？不然，還是作者的頭腦玲瓏，想利用一般讀者對於性慾所發生的神秘性，和不正確的性慾觀念，而盡力描寫性慾，以吸引讀者呢？不學如我，自然莫測高深，好在筆者寫這篇文字的主旨，是在探討「色情文藝」的真價，而不是研究一般頭腦玲瓏投機作家的心理，那麼，還是閒話少說，書歸正傳。

楚天閣先生說：「我們批評作品，不能以一份份的故事來判斷，不能因為有一點色慾的描寫，否定了這作品的藝術價值。我們談明瞭的是作者的態度，寫作的目的和方法，色情的描寫，對於他也許是自然的描述，於道德上並不發生絲毫的影響，而讀者也應該把眼光放開，不能只追求官能與肉感的滿足」。

由上面這段話看來，可以知道清除作品中「肉」的氣氛，抑止作品中真情實的描寫，是不必需的，而且這種舉動，是和禁止接近正當的描寫情慾的作品，是同樣的不合理。要想使有價值的高尚的，描寫情慾的作品，不受一般人的岐視，而

在社會上合理的發展，那需要注意下列三點：

(一) 作者的態度——文藝的園地裏，雖然可以極端自由，沒有任何顧忌與束縛；但是作者要知道參觀自己的筆墨，要具有偉大的創作目的與意念。為了揭露社會上的污穢，醜惡，而用正當的合理的技巧寫色情，是可以的。為了增加作品主體的健全，不得不然的描寫色情，也無庸抑止。若作者本意就以描寫淫穢，調訟取價，為吸引讀者的妙策，那作品已失去文學的評價，自然要引起攻擊與輕視了。

(二) 讀者的觀念——性行為本來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用不着懷着神秘和奇怪的異光去胡思亂想。欣賞文學作品應當具有高尚的眼光，去理解其全部的意旨，而不要只迷戀於片斷的性慾描寫，以致發生污濁的思想，和自戕的生理動作。

(三) 性教育的建設——除上述兩條之外，還要設法加強性教育的普及，澈底打倒以往把男女正當的生理關係，絕口不談的重大錯誤。在兒童時代，就應當施以生理剖示的簡單講述，漸漸再與之開明性行為的正當觀念，以制止日後養成對於性慾發生神秘性的不良影響。

那麼這三方面的努力，若能得到成功，無疑的，文學的前途，是要更光明燦爛。所謂「色情文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自有一番新的評價了。那麼，一提到文學與道德的問題，也許就不至於把思想集中到性慾上去。本來，文學與道德是無關的。「文學的本身」。就如一杯清水，孕婦喝了，可以化作乳汁；蛇吸了，就會變成毒液。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吾友」！

集萍渣

·流九·

前見津某報副刊載有「抄襲」之文章，抄自「茅盾短篇小說集」中之「豹子頭」，由抄襲人「劉金明」君署名曰：「林沖的故事」。題名用二號大字排出，連載八九日無人告發。余，一時多事，乃修函致該刊編輯人，詳述此事。不料信去後即如，石沉大海，久無回音。余，罕極。詢之友人，某君笑曰：「汝何不解世故乃爾？」該篇抄襲文章焉知不是編輯先生所玩之花活，抑或編輯先生之朋友所為者耶？「言外大有諷余見事太「幼稚」之意。余無言可對。乃唯唯。

自從天津的「大將者流」哇呀！哇呀！的高呼「建設天津文壇」以來，只給人遺留下不勝的笑柄，什末也沒有讓人見到。好像那群「大將們」在「哇呀」之後，然立刻全都累得「嗚呼向盡」了似的。甚至連當初聲言「不建設勿寧死」的某雜誌股編輯，現在也「掩鼻息」，也絕不再談「建設」，只是南腔北調胡拉亂扯的這里抄一點那里剪一點的所謂趣味文字給讀者們看了。於是天津的「混混兒遺事」也上台了，王寶劍住來密的考證也上台了，什末什末意想不到的玩藝兒全都刊出來了。可是這些文字，恐怕也只有「天」才「知道」那都是一些「什末東西」，本質上不能稱為作品的吧！然而這種我們的「大將編輯先生」却「滿足了」！「喂！請你來看看我們的天津文壇！」嗚呼！悲哉！

津某報副刊現在舉行「報人浮腫」之徵文，限二百字至五百字，「報人」只限天津圈內者。見徵文後余頗不解，自付曰：二百餘字之文章如何能

做到「浮腫」之地步，恐連其「皮毛」亦未能見也。再思之，則豁然開朗，余不禁會心微笑焉。及至徵文揭曉後，果不出余之所料，所謂「報人浮腫」也者，只不過是幾個曾混過小報兒的朋友在那裏互相拍馬胡捧而已。據知者言，十餘篇之徵文文字中，竟有四五個署名均為編者所化，其用意無非是藉着自「互想捧捧」也夫「戴高帽子」一向為國人所好，該刊編輯可謂已得「個中三昧」矣。然而有一事可笑復可悲者，該編輯先生「捧」友人某君為：現在津市

某黨報之「總編輯」。不料連數日，「被捧」之人竟來函更正，謂所捧失實，實在只無非是在某黨報「落忙」性質云云：該編輯先生因「拍馬」而挨「馬扇」，不知心中將要作如何之感想耶？

幼稚教育的學齡問題

近來的教育，談到學齡期以下的幼兒，早者從三歲左右，就有用繪圖方字等灌注知識，但究竟還對於幼兒們是好的壞，實在是幼兒教育的大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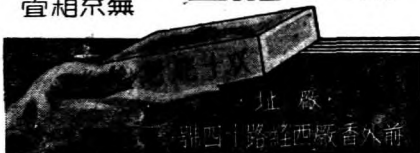
最近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黑林非爾德女博士研究此問題的結果，她認為幼兒讀書是有害的，因為幼兒讀文字，能使其未成熟的腦神經疲乏，並且能延及腦機能發生惡影響。所以決不能生出有效的成果。她主張幼兒達到六七歲，等到肉體機能大致完成，外部經驗略能體會後，再使之讀書為宜。

那麼幼稚園的教育，對於學齡問題應該深加考略一下，不知道掌幼稚教育的先生們，以為如何？

真面目。



性和中 雙十肥皂



各大百貨店均有代售

只有嚐到失學痛苦的人，才會覺悟過去不用功的錯誤！

寫在失學後

· 弱子 ·

學生時代的青年，差不多都是一樣愛在幻想上，將自己裝飾得異常尊貴，常覺得自己是大海裏唯一乘風破浪的航船，水天一色的滄海中任意地獨自縱橫，無人阻遏，又好象自己是一個策騎疾走的戰士，馳騁在荒原裏。常以「目空一切」的神態，給與社會上的人們，白眼，冷笑，是嘲笑別人的工具，總說他們無能，唯我獨尊。這種思潮不敢說是完全的錯誤，我敢承認是絕對的不可救藥，可是起初總以為它是絕對的，正確的，生活經驗的領教，事實的鐵證，是亂錯了，在某評論文中有一段文章說：「一個有為的青年，在學校裏總覺得天下事無不可為，等到一入社會，盡攪次釘子，便又覺得天下事又無一可爲了……」這是證明一個有為的青年，在學校裏與入社會後兩種不同的心理，至於無為的青年更不必提了。

我是一個方才脫離這幸福，快樂，安適黃金，時代求學的青年，起初並不覺得失學後有多大苦惱與愁恨，深信終日與書本，和一群說相聲似的先生們在一起，什麼三段推論式，雙曲線，方程式論啦，早就厭惡了，也好，失學更幸福，並覺到社會上早已預備下了不少高尚的職位，在期待着我呢？前途不必發愁，只有光明順利，論資格的社會，我已早高過他人了，可是我身臨社會，這種嚴峻問題的艱難，不能不叫我感嘆從前求學的幸福與安適。可是從前求學總覺求學不好，我深信這種思想，在過著學校生活的兄弟姊妹們，亦大有有人在，不錯，你們現在幸福，快樂，不感受外面的激刺，沒有受生活上的壓迫，一切的一切都有父兄代為顧慮着呢？你們看不起社會上的一切，總想着來日打破社會上的黑暗，來改造環境，這種思潮不能說是完全幻想，這並不是我們的毅力不堅固，意志不決斷，實在社會的習俗日久已深，它的力量慢慢能使我们隨波而去，而一段文章上說「在社會」更到處是陷阱，誘惑的力量超過青年自身從長知上所堅持的靑白，青年會條件之下。」

寫情書的妙訣

· 唯竹 ·

假使你能按照這妙訣去寫情書，在你戀愛成功的時候，你已經是一位品學兼優的青年了。

「青年與『戀愛』是並行而不可分離的，所更是很好的媒介場合。因此，寫情書自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但意意思，第三一生最重要的階段中，千萬不要只顧談戀愛而致遺憾終身，簡直是與禁止「鴉片老鼠」一樣的不可能的；因為在青年男女互相接觸後自然的力量，可能驅使他們走入「戀愛」之途，尤其是男女合校；一頓申斥。真覺得有苦說不出！

途是無邊際的黑暗，可是叫我回想當日求學的態度與心理，不如早叫我失學，使我早些覺悟，現在只有一愁與恨一存在心頭上，記得七年以前我是自河北省中部的一個鄉村來的僕孩子，有土頭土腦那樣子勁，帶滿了鄉下的黃土，進入一個中學學府，由我身上足代表鄉村的開化，不文明，沒有見過市面那種好奇心的，但是經過了時光的洗刷，鐵倉廩，石碑也會風化，於是，漸漸鄉下的土氣換去了，披上都市裏學生的皮毛，頭一二年還知道念點書，求點學問，將來可以學以致用，後來就把東京的意義改換了，最後我於答案是：「來北京讀書為名，來享受這繁華都市的幸福。」

七個年頭終久是過去了，我未層顧及家庭環境，沒聯想到父兄血汗的金錢，總一味的揮霍，和每日出沒於娛樂場所，忘却了學生的責任是什麼？直到傾家破產不能繼續求學下去，只有鑽入社會謀生吧？過去七年間寶貴的光陰，被我輕輕混了過去。在現在一事無成的情況下，不禁自責自咎自己是一個不要臉的學生，自到都市以後，終日與世浮沉，往日的抱負，盡付東流，可是心緒上還總有驕傲的情緒，看不起社會上的一切，認為他們幹這種低賤的事，看我的將來一定成功來奔走的結果，想到過去只是幻想，現在終歸於泡影。失意，自殺的決心常常充滿心頭。

這些錯誤的淵源，不能不歸罪于求學時代不努力吧？像這樣樣子不由得叫我當很當時的揮霍，享樂，又覺得今日的罪惡乃是自己造成，不覺得環境不好，家庭經濟破產，只恨學生時代不知用功，所以我失學是理當的，像這種「有其名無其實」的學生時期，是社會，國家不允許的，這就是一個傾家敗產的浪子，前途還有什麼希望，只有享受「罪與惡」吧？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我的苦處你們知道一點了，其實這才是萬分之一，只希望你們不要把求學時代的優點丟棄了，做一個實在的學生，不然「戶位素餐」的學生，于國家，社會，民族是有損無益的！努力你們的前途吧！

關於寫情書，那帶有戲謔，侮辱，玩弄的，輕浮的態度寫法，根本該禁止；至於那些以坦白的，誠實的態度表現自己；使對方認識自己，毫無掩飾的暴露自己的本來面目而欲獲得對方的羨慕歡佩的，這種寫法是有促進自己學問品格向上的涵義的，無妨多寫些！這樣成功的機會必較多，我之數給寫情書的妙訣，也無非由此點根據而想出來的幾條應留心的條例：

第一條：要把你的品格視為你的寫信尺廣；自己要是個有禮貌的青年，持身恭謹，處世謙和，保持着一切好的習慣，待人接物要安詳，泰然，謙遜，和藹，在人格品行方面長期的修養，漸漸養成無瑕無疵的品格；無疑的是等於寫了本極好的尺廣，寫起來自然是詞翰語調流利爽快，引起了對方的仰讀，當是意中事。

第二條：要把自己的健康視為寫信用的筆墨；要常常的作體操從事運動，鍛鍊成鐵打似的體格，豐滿的肌肉，健康的顏色，這些，在字裏行間會流露出來的，也就等於你備好了精製的筆墨；否則，面黃肌瘦，眼看著就到了第三期，信文中滿佈着多愁多病的字句，縱然用多好的筆墨，保管做得不到對方的圓滿答覆。

第三條：要把你的知識訓練得像一疊信紙；獲得豐富的學識，有着專門的技能，至少在學校是個被校方認為好學生，這些若被對方知道，那就無異於買了新穎美麗的信紙，送到對方的面前，對方一定佩服你誇贊你而與你握起手來！

同學們！只有通順流暢的詞，漂亮的信紙，美觀清秀的字，絕對無濟於事的；還是你信紙裏學問品格身體各方面的努力程度去決定的。請記住：千萬不要在上代數物理的時候去琢磨着怎樣能寫出生動有效的一封信，踢球時也想着買如何漂亮的信封，這種你的終身將要葬送在這寫情書的裏面了！希望你用冷靜頭腦考慮一下。最後我是說：情書不是不可以寫的，如果知道這妙訣的時候。

青年應該注意的三個問題

· 鶴一 ·

青年是國家的柱石，是未來的主人翁，所以國家的興亡，社會的改進，都須要青年推動每個青年都負着這種重大的責任，就應該奮勇的擔當起來。所以我們青年應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立志：我們對於我們的將來，不應沒有一個切實的準備，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不應沒有一定的志向；古今聖賢豪傑有很多關於立志的言論，直到現在這個「立志」仍不

早就有了一個高超的理想了吧！當然我們不希望每個青年都是平平淡淡的人，但第一我提醒諸位兄弟姊妹們不要一味的奢望，不要玄虛的幻想，要知道假若我們都作了聖賢超人，那麼平凡的人又是誰去作呢！所以更希望諸位不要好高騖遠；放棄了近的路而走進的路，只願玄虛幻想，而反到把當前的實際問題拋棄了。

後盲目的嘗試，結果開得寂寞，墮落，失望，耽誤了自己偉大的前途！戀愛是人類應飲的一杯葡萄酒，它有着芬芳的香氣，甜蜜的滋味，它能助你事業的成功，慰你精神的寂寞，所以我祝福你們將來都是戀愛的勝利者，然而切記我們還正在讀書呢！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黃金時代，有許多許多的學識須要我們去吸收，須要我們去接受，千萬不要只顧了戀愛一方面。

因時代的演進，而失去其意義。現代的青年，固然也有正在埋頭苦幹，努力向前的，然而很多是意志消沉，心灰意懶，來毀滅自己，原因就是沒有立定堅固的志向。

我們所談的作什麼樣的人，是首先須要明瞭現代的潮流，國家的需要，然後你再盡自己的力量，盡自己的智慧，擔負起我們「人」所應當負的責任。

由於我們知識的不豐富，經驗的不足，見解和能力都在不充足的時期，這個問題我們的確是不應來談的。假若你荒廢了學業，浪費了光陰，只一心一意的去追求戀愛，有一天你走進社會去應用你的學識時，你會感到不足應用，那時再想抓回過去的光陰，來充實自己就晚了。所以我希望青年們！不要將可貴的韶光，有用的精神，都消磨在戀愛上去。我願你們在人類的生活和文化史上多塗幾筆；把你們修潤得更充實，更完善，更燦爛。

我覺得我們不該有着那種欺騙自己的行為，我們無論處在如何苦痛的環境中，都不應消磨了我們的志氣。進一步說：我們應該永遠抱有一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也」的精神。

職業的大小位置的高低是不須我們比較的，我們應當以是否於人類有益，於潮流有進展為着眼點；只要這件事對社會對人群有益無損，我們是情願犧牲了私人的幸福而服務。同時你不要看不起自己的職業，以你所做的為低下，只要自己對於自己的職業忠實，要自己對自己的職業忠實，也就是你盡了光榮，可驕傲的成了我們人所應該作的事。

當然我們所應該注意的事不僅這些，可是我相信這三點若能勉力作到，至少對你們有點幫助吧！兄弟姊妹們！我誠懇的企望你們能努力實行起來。

(二)將來作一個怎樣的人：我想這個問題，在諸位的心中

總合的說起來我們至低的限度應當在國家是個生產者，在家庭是個自食其力的人。

兄弟姊妹們！我誠懇的企望你們能努力實行起來。

我想這個問題，在諸位的心中

總合的說起來我們至低的限度應當在國家是個生產者，在家庭是個自食其力的人。

兄弟姊妹們！我誠懇的企望你們能努力實行起來。

·衣紅· 食伙的師省縣灤

景，和他的家世，我們並沒有見過面，但是友誼的程度已達到火熱，夏天來的時候他也隨着熱風來到北京，我找了他兩次，我都不在家，於是家裏的人，告訴我他的模樣打扮，並且和像片不大一樣。果然，一個雨後的星期日早晨他又來了，他介紹給我他徵到的其他兩位朋友，我們一同到北海，他在電車軒請我們吃的飯。幾個根本不相識的人，聊起來却像舊相知一樣的痛快，我們都在默謝着「吾友」給我們的好處。飯畢學校，我們在船上唱起過的歌。從北海出來，我們又回到我的學校參觀，實驗室，教室和附屬的工廠等我們參觀一遍。我們一路上的談笑的情緒，誰能知道是幾個時辰以前才認得的呢？

兩個月前，他又來我家，說是立刻便要回家了，我很奇怪他走得這麼倉促！並且帶着一副抑鬱的神情，他坐在我的屋內大發牢騷，他罵上帝，

他罵社會，他罵人類，他罵公司，他罵他的上司和同事，臨完連介紹他出來作事的人也罵在一起了。原來，他從唐山來到北京作事，他第一次和社會人打交道，他受到他們的奸險的陰謀的陷害，他親眼看見社會上的黑暗；終於他走了，直到現在，一直沒有他的音信，我到那二位朋友處打探，那裏也是一樣的音信杳然，此後我和那兩位朋友到常在一起談談了！「吾友」真使我得不少的幫忙，真的！「吾友」確使我得到「吾友」這一點點！該早向「吾友」致謝的。

最後，我們聽到，有徵友運動坐談會之舉，我們都歡迎極了。並且希望能早日實現才好，所有我們應繳的會費我們都十二分的願意繳納，請別顧慮到這一點，此外還有需要我們盡力的地方，我們也願來幫助。此頌文祺

那 好拜

每日有粥少僧多之感！

所謂稀米粥就是米少而水特多的米粥，這三字本來是一個普通名詞，任何人都有吃到稀米粥的機會，可是我所說的這個稀米粥，是非在××校學生是絕對吃不到的。這種特殊的稀米粥是紅色的，是喝着不塞牙的，味是苦澀的，溫度是很高的，我們對於這個美饈之妙味；可想而知是如何感到難嚥了，至於吃稀米粥的景況更是有大可觀。

噹噹噹的做鈴響了，在××校教室內跑出了在兩點鐘前就喊餓的學生，興高彩烈的連跑代跳的，並且口中不斷的喊：「喝稀粥！喝稀粥！」走向食堂裏去了，這時把一個寂無人聲的大食堂，頓時變成繁華都市般的熱鬧，粥勺不響，碗聲，喊叫聲，同時並發了；一聲，一聲，帶有嚴厲面孔的訓育主任進來了，諸聲倏然化為烏有，真是俗語說：「一鳥入林，百鳥喧音。」在這時只有聽到特兒囑，特兒囑的喝粥聲，在特兒囑的聲響中，足能表出高糧米的謙虛客氣；當入口之際，每個米粒並不爭先恐後，絕對遵守一列動行，魚貫而入，去進久候的空肚子裏，好不紀律。再看每人的臉上

都浮着痛苦之容，這也是表現這稀米粥是的確難以下嚥，對於這粥的妙味不去領略吧！可是老肚咕咕咕咕的又不答應所以只有咬着牙，張着嘴硬喝，所以在學生的口中發出很大的特兒囑聲，在這大的喝粥聲的情形下，訓育主任輕輕的從東頭走了，當這時西頭尚能保持特兒囑之聲，可是從東邊聽到少數人說出：「走了，走了。」以後由人少的小聲而漸漸變成人的大聲，終於由那渺小的聲音而忽然的大喊起來，食堂又更新新的器具聲，這時却是「來粥，來粥」的喊聲了。來粥的稀粥盆，在左轉右挪的忙着替學生們添粥，這時嘈雜的聲音又小了，原因每個人的工作都加緊了；是正在忙着向自己碗裏盛那水般的米粥。全食堂放出如落雨般的嘩嘩嘩的響聲，這裏添兩勺，那裏添兩勺，可是廚役還沒轉身早就又要上去了，廚役因為粥少的關係，任你怎樣要，怎樣喊，他只管是沒有聽見，仍是不住手的添着走，他一面添一面走，直等盆裏的粥，沒有了，廚役們都搬着空盆回廚房去了，這時「來粥」聲更大了，接着廚役也喊：「沒有了，沒有了。」這沒有了的消息傳到學生的耳中，叫喊來粥的聲音才慢慢的消了，到後來只間斷的能聽到三五聲；湊湊的來粥聲。最後響聲，響聲……繼續發出，

同學們都無可奈何的從食堂門口走去，可是口中不斷的嘟囔着說：「還沒吃飽呢，就沒有了，連粥都不管够！這樣不把人餓壞了嗎？豈有此理。」也有的同學很滿足的說：「真是聽人勸，吃飽飯，我今天聽人勸了，不嚼就嚥，試驗的結果，果然不錯，我竟能吃到八碗之多，飽了！飽了！」人都走了，聲音也遠了，這時食堂也恢復了寂靜的狀況。在無聲息的食堂中，只有五個廚役在收拾器具，他們譏諷的說：「就這樣稀米粥，還搶的這樣，真沒出息！」飯桌收拾乾淨了，食堂裏便看不到一個人影了。

同學們出了食堂之後，就三個人一堆，五個人一羣的開着小議論會，其中有的吃飽了，有的沒吃飽，總其論調，對於這稀米粥都是不滿意的。吃不能的不用提，一定是肚子餓且存着報復之心，可是吃飽了的也是怕過二小時，水分消化了之後，依然是一樣的餓！到了上課的時間了，鐘響了，他們都進到寂無人聲的教室裏，果然，打呵欠，把吃進的稀米粥已消化的一乾二淨。聽！那些未吃飽的肚子，這時又開始咕咕響起來了，但是距吃第三頓的稀米粥時，至少還有四個多鐘點呢。

(灤縣省師)

學府風光

ソ聯黑海艦隊之命運



ノヴオロシースクが獨羅聯合軍によつて占領せられた旨、獨羅最高司令部の發表があつた。この地の占領は、作戦の困難を豫想せられてゐる北コーカサス西部山陵地帯の機定を、決定づけたものであるが、それより以上に、赤色黒海艦隊に加へた致命的打撃に重大な意義が認められる。黒海艦隊は戦艦バリージスカヤ、コムリナを旗艦とする巡洋艦二隻、驅逐艦十隻、潜水艦四十隻、その他の多数艦艇を持つ勢力であつて、セヴアストポール、オデッサ、ニコライエフ、ヘルソン、エイスク、ノヴオロシースク等をその基地としてゐた。既にウクライナおよびクリミアの諸基地が、悉く獨軍に占領された後は、ノヴオロシースクこそは據るべき最後の港であつたのである。黒海岸にはなほトアブセ、スファミ、ポテイ、バツム等の港が残つてゐるが、その規模も設備も總こ大艦隊を容れるには十分でない。黒海艦隊は何處へゆくか。

先ほど來ソ聯政府は、この事あるを觀念してか、米英を通じて頼りにトルコ政府に要請し、黒海艦隊のトルコ港灣への通入、もしくは同艦隊のダーダネルス、ボスフォラス兩海峡通過を許せと迫つてゐる。目下のところ、これに對するトルコ政府の態度は、ソ聯艦艇のトルコ領水に立入るとを拒絶すると共に、海峡通過にはモントルー條約の規定を適用するにあらうしい。モントルー條約の締結せられた一九三六年當時の情勢では、ソ聯はむしろ他國海上勢力が、地中海から黒海に進入して來ることを懼れてゐた。ゆゑに同條約はソ聯に歡迎せられたのである。しかるに今日では黒海艦隊唯一の活路は、地中海に逃れてその方面の米英艦隊と合流することであらうが、その活路を閉すものがモントルー條約となつた。しかるにソ聯と米英とは、黒海艦隊の運命を繋ぎとどめるべく、なほトルコに對する工作を續けてゐる模様である。同政府の動向こそ最も注目せらるべきものであらう。

蘇聯黑海艦隊之命運

・註譯琳・

獨羅最高司令部已發表了諾服羅斯克、被德羅聯合軍佔領之旨。此地之佔領、是將頂上作戰困難之北高加索西部山陵地帯之機定、與以決定。而且被認為有加於紅色黒海艦隊之致命的打撃の重大之意義。黒海艦隊は持有巴利西塞加。君木諾諾為旗艦之巡洋艦三隻、驅逐艦十餘隻、潜水艦四十餘隻及其他多數艦艇之勢力、以塞弗斯波爾、敖得薩、尼哥拉夫、別羅、愛斯克、諾羅福斯克等為其基地。烏克蘭及克里米亞之諸基地、已悉為德軍佔領之後、只有諾羅福斯克、是可據之最後之港。在黒海岸上雖尚殘留有得布熱、斯夫米、合德巴統等港、然其規模與設備皆不能容納大艦隊。黒海艦隊上那兒去呢？前不多時、蘇聯着意於此事、由英美、頌向土耳其政府要求、強迫允許黒海艦隊通入土耳其港灣、或者是通過達達尼爾、博斯破魯斯兩海峡、目下土耳其政府對此之態度、似已拒絕蘇聯艦隊之入土耳其領水、同時通過海峽事、將適用蒙特羅條約之規定。締結蒙特羅條約之一九三六年當時情勢、不待言、蘇聯是恐懼他國海上勢力、由地中海侵入黒海。所以該條約為蘇聯所歡迎。然時至今日、黒海艦隊唯一之活路、就是逃向地中海、與該方面米英艦隊合流吧！然閉塞其活路者、成了蒙特羅條約。然蘇聯與英美、因黒海艦隊運命之所繫、似仍繼續對土耳其工作、該政府之動向、誠最堪注目。

註釋：

- ノヴオロシースク——Novorossiisk
- セヴアストポール——Sevastopol
- ニコライエフ——Nikoliev
- ヘルソン——Kerson
- 先程(名詞、剛機、前不夫兄)
- 若クハ(接續詞、或者)
- 迫ル(ウ)行四段他動詞、逼迫、強求)

「火」車

(十續)

·老舍·

「我的量可——」

「沒的話！升年的原封，決不能出毛病！大年世交的朋友，前緣！」

喬先生頗受感動：「好，我捨命陪君子！」

小崔也不怎麼有點心事似的，談着談着老五覺得有到飯車上找點酒食的必要，而讓小崔安靜的忍他吃。『怎麼着？飯車上去？』老五立起來，向車裏瞭望。

小崔沒拾錢兒。老五兒荷先生已躺下，一雙腳在椅子扶手上仰着，新半毛半綠的棕黃色襪子還帶着中間那道褶兒。張喬二位免票喝得正高興。營副排長都已睡熟，爆竹靜悄而熱烈的在地上放着，紙色血紅。老五偷偷的奔了飯車去。

小崔圍了一圍，窩在椅子上，閉上眼，嘴中叨着半截香煙。

張先生的一瓶已剩下不多，解開了鈕扣，汗從鬢角流到腮上，眼珠發紅，舌頭已木，話極多，因舌頭不利落，所以有些話從橫着來。但是心中還微微有點力量，在要對喬先生罵街之際，還能堵住舌頭，把亂罵變為豪爽，並非鬧酒不客氣。喬先生只吞了半瓶，臉可已經青白，白得可怕。掏出煙捲，扔給了張先生一隻，都點着了煙。張先生煙在口中，仰臥椅上，腿的下半截懸空，滿不在乎。想唱『孤王酒醉』，嗓子乾辣無音，用鼻子吐氣，如怒牛。喬先生也歪下去，手指夾煙捲，眼直視斜對過的排長的腳，心跳，喉中作嘔，臉白而微癢。

【註】 [can't disagree with you] 於你不會有害原文的「出毛病」就是喝醉傷身的意思。[Little Tsui seemed to have no further wishes] 小崔似乎再沒有什麼願望了，恰與原文「小崔也不怎麼有點心事似的」意思相反，「也不怎麼」實際就是「也不知道怎麼」的簡略說法，等於「好像是」這句似應譯成 Little Tsui seemed to have something in his mind. [Little Tsui had no objection.] 小崔並不反對，與原文「小崔沒拾錢兒」不很恰，「沒拾錢兒」是沒有答話的意思。譯者對於原文「在要對喬先生罵街之際，還能堵住舌頭，把亂罵變為豪爽，並非鬧酒不客氣」這幾句的意思似乎沒有十分弄清，現將這幾句試着改譯如下，以供讀者參考：for when Mr. Chang began to abuse things in general before Mr. Chiao's face, he could still control his tongue to turn his confused abuse into bold words, so that he had not made himself impolite on account of his drunkenness. 「孤王酒醉」譯成 [Lonely Drunken King] 亦不恰，「孤王」並非 "Lonely King"，而是帝王自稱似應譯成 When we drank ... 這本來是京劇中新黃龍一句戲詞「孤王酒醉桃花宮」無怪外人不易了解也——陳福註。



Translated by Dr. Alfred Hoffman

"Oh, but I can't drink so much . . ."

"Nonsense! Twenty years old and in the original bottle can't disagree with you! It must be Fate to make a new friend on New Year's Eve."

Mr. Ch'iao was deeply moved. "All right—I'm with you!"

As Little Ts'ui seemed to have no further wishes, the boy decided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that now was the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drink from the dining-car and to let Little Ts'ui take a nap. "What do you think? Should I go to the dining-car?" The boy got up and looked around the coach.

Little Ts'ui had no objection. The boy saw that Mr. Kou had lain down. His feet stuck out over the arm of the seat. One could still see the crease down the middle of his new, semi-wool socks. Mr. Chang and Mr. Ch'iao, the two gentlemen with the free passes, were drinking themselves into a merry mood. The sergeant and the corporal were already fast asleep, while the crackers in their crimson paper still lay harmlessly, but nevertheless somehow loaded, on the floor. Very quietly the boy slipped into the dining-car.

Rolled into a ball, Little Ts'ui squatted on the seat, his eyes closed.

There was not much left in Mr. Chang's bottle. He unbuttoned his jacket, for the sweat was running down his temples and over his cheeks. His eyes had become inflamed and his tongue heavy. He talked unceasingly, but, as his tongue no longer obeyed him properly, many of his sentences came out clumsily. However, his mind was still clear, for when Mr. Chang began with Mr. Ch'iao to abuse things in general, his tongue became quite loose again; and when his confused language turned into intelligible words, it could be seen that his drunkenness had by no means made him impolite.

Although Mr. Ch'iao had only drunk half a bottle, his face had already taken on a greenish white, frighteningly white hue. He brought out cigars and threw one across to Mr. Chang. Each lit one. The cigar in his mouth, Mr. Chang lay sprawled across his seat, quite unembarrassed by the fact that his legs were dangling over the arm of the seat. He wanted to sing the well-known aria about the "Lonely Drunken King," but his throat was so dry and hoarse that he could not produce a single note. All he could do was blow air through his nose like a raging bull. In the meantime Mr. Ch'iao had collapsed in his seat. His cigar stuck between his fingers, he was staring at the boots of the corporal sitting across the aisle from him. His heart was pounding, he belched, and his face was pale and tingled.



我要倚靠這生命的燈，

不久得到新生命之光。

二 新 生 之 光 二

· 金 德 ·

我不讓人知道我的遭遇，而情願甘為塵世所剝蝕，幾年來辛苦地整天鬼混，如今祇落得所剩無餘的光澤一身，也有朋友們關心我的足跡，對於一個窮文人有所懷念，可是我吝嗇而不給寸音，現在你又熱誠的關懷我了，在這風雨之夜裏，讓我先吸一支烟，這習慣你萬想不到一個竭力反對的人居然也會染上，不是我說過嗎？「情願甘為塵世剝蝕」，可是我仍有一線曙光。

先告訴你：我這間屋子的樣式，很簡單而且牆皮成了鍋煙子色，五燭的電燈全點不起，一支寸半洋臘發出淡黃的光，我的乾瘦的影子映在壁上，而在風雨之夜裏：你可以想像一張可憐的鬼畫來。一張書桌，堆滿了我的財產：那是我由學校出來的書籍，中間也有幾冊線裝古書，一瓶墨水，一支鋼筆，一疊白紙，這裏是我的天地，我唯一的說話機器，將所有的憤慨一齊發洩了為止，有時候能睡在椅子裏一天忘了早晚飯，除掉這些以外，再有什么就是我的舖板了，你知道我就在這間屋子住了三四年，

自從進了這間屋子我的小說就愈發消瘦了。是的，生活是清閑了。你一定會問我，怎末就會跑到這地方來住？你要知道，滄海能變桑田，人的一生活也變化莫測，今天在這裏，明天不知道會到了什麼地方，本來在窮地生活很好，但是對一個居人籠下的孩子是絕對不能永遠寄生在別人的家裏，李家——我的好心的姑母——待我實在不壞，自小就住在她們家裏，對於一個孤兒，這是極好的安身地方，這情形當然不適合你，你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學。

你知道我在姑母家每日怎樣經心去侍候每一個人？除了每天上夜學以外的時間全在內，從來沒一聲抱怨；「一個孤兒不能白白地吃人家閒飯，是應該替人家做點事」。一個十歲的小心早就記住了臨閉眼時祖母所說的話，於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侍候每一個主人，我雖然不是姑母的侄兒，可是我卻以奴僕自居，我同他們們做着同樣的事，這讓我懂得了謙遜，就是在僕人們面前我也是如此，雖然屢次也受到白眼睛的奚落，也讓人亂說這種是下賤

樣。就在這種生活下，我也能够借表兄的書籍上夜校，這都是姑母的恩惠，可是為了上學一件事，我不知道鬧翻了幾次，惹得我的表兄弟們多次反對：「天生賤種還上什麼學！」句句好像看透了我不生爬不起來，後來經過姑母的援助終而如願，可是開氣免不掉就有了一。

一到晚上八點鐘，（這是夜校的上課時間）全侍候好了，辭別姑母，就連廚師父全託咐好了，不然他不給我留飯，拿了本書，兩張白報紙疊起來放在書桌算做筆記，人家不要的，託咐好了門房二爺，不然不給我開門，這還不算什麼，有兩三次是這樣，當我走到門洞的時候，我的表兄弟攔住去路。

「別叫他走！叫他把書本留下！」
「揀這小子！決不放他！」
「天生下賤種還想念書！」
……
他們一語一語的奚落，我忍着怒氣，我想到我吃着人家飯，我是奴隸，就是打我一頓甚致於喪命也沒關係，於是

|| 燕子園的彈性事故 ||

——真實故事——
(十) · 南宮楚 ·
兩位獨身者的往事

「追求角逐中的失敗者，為了年事已長，更為了遲暮的幻滅，願作獨身主義者，他倆是同病相憐，形影相隨，居食相共，一個是沉默又誠實，正如他頗具莊嚴的紳士式的外形，一個却是奇特又怪僻，正如他獨出心裁的亂髮客般的短髮。」
肥得一個秋天，那正是我剛踏進燕子園的第一年，因選讀一門功課之便，得一瞻一位燕子園裏知名怪人的豐采，為了他正是這門功課的講授者。他的名字是章乃岑，矮胖的個子，黃黑的皮膚色，西服穿得頗刀尺，不過，領下一部虹髯，却令人興起奇異之感。講課時，他的眼珠跳動的頻率很高，頗像一隻受着極度飢餓的獵犬，在覓索牠要獵取的目的物。不過，當他講到音調音色時，背錘了雙手，斜倚着黑板，微微昂起了頭，背錘了雙做出實例時，却又大有十七世紀流浪的街頭歌者的羅曼蒂克的風味，他嗜烟，常是吸着最富刺激性的強烈的煙絲，由於他染黃了的手指，由於他身上殘留的煙味，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嗜煙之深了。
尋求着強烈的刺激，行爲又有些反常，我早就揣測他會有些傷心的故事，不過，我未學羅爾摩斯，他乃始終對我是一個謎。
後來，因為他的緣故，我又知道了一個與他常常是結伴同行的人，那是一位物理學教授，姓俞，名叫南渠，碩長的身材，長方形的臉龐，舉止是大方又沉重，頗富紳士風範。然而他對我也是一個謎，為了他寡言笑，為了他誠默又多憂鬱，更為了他是一位主張並實踐的獨身主義者。

怒氣轉為軟求，低聲下氣的哀求：「少爺們！我是不能喚做表兄弟的，讓我出去吧，等會兒學校上課了……」我的聲音發顫，我悲淚流。

他們一群像一夥打劫的強盜，兇惡惡眼怒目而視，我像鷹爪下的小雞，我不敢反抗，簡直我不能掙扎，我受侮辱，奚落，嘲笑，謔罵。好像我會做過多大羞恥的事，在這樣嘲笑謔罵的聲中，我祇有默言，我的哀求對他們一點沒用，居然四五歲的小表弟也過來捧我的腿，扯我的破布衫，結果甚致跪下去哀求他們，後來到是「放了他吧，可是叫他過龍門！」

於是這羣囉們，閃開了路，山大王分開兩條腿。「這就叫做擡龍門，小子爬過去！」

我終於逃過了這一關，身後突然一陣哄笑，我的臉燙得火熱，破布衫沾了黃土，我忍着眼淚，我不抱怨，我記起祖母的話，我忍氣吞聲過着奴隸的生活。

在夜校裏，我認識了你，我們是同學，你全不願意去找我，因為你有一次見到我護我的表兄弟們推倒當馬騎，我不願說他們了，無論怎樣我是吃了人家的兩頓飯，在夜校我是死命讀着書，細心聽講，居然

我會考了第一，這消息傳到姑母的耳朵裏，於是因為得到姑母的當眾誇獎我，讓他們開始忌妒，常常聽到他們惡言厲色。

「小子，滾！」姑父是在一家報館更當社長，每日應酬很忙，有時候寫個請帖或者是收條總叫我代筆，那時我十三四歲字體相當端正，因此很受姑父的稱贊，就受了我受誰的開氣從不對任何人哭訴，我的志氣像鐵一樣的堅硬，我要從黑暗走到光明，我不願意使人家父子母子間傷和氣。

我並沒念過多少書，只是認識了字，在一天辛苦以後爬進自己的被窩時，借着月光總要看點書，全是張麗生她哥哥借給我的，可以說我讀過不少文學書籍，從書內得到一個堅實的信仰：我要由黑暗的境遇裏掙扎出來。

張麗生，這溫柔的名字，也是你的同學，在夜校裏和我同位，她同情我，而且常常安慰我像小母親，她為我流淚，「珍貴的少女淚！滋潤了我生命的涸涸，她說：『充實你自己的知識吧！你能見到了新生的光明，』我也常常寫日記，給一天的事情摘要的記在下來，一天被她發見了我的手冊，一頁是——

九月五日晴，微風，我不該為我的辛勞而懶惰

如果受到任何開氣只要得到麗生的安慰就夠了，她同情我而為我流着珍貴的少女淚，我永遠記住她的話，我要依靠我生命的燈而充實自己，因她見到新生的光明……

她臉微紅，闔上冊子很大方轉向我。「給你祝福，且願成功！」那時你就發覺我們的感情諸和了，你祝福我們，並且你相信我們一定成功。

愛情在我們中間飛舞，我們並不沈醉在粉色的漩渦裏，我們依然本着志向往前邁着腳步。

麗生祇有一個同情她的哥哥，並且也常常給我以奮勉的鼓勵，我們的命運差不多是一樣。

新年三月，姑父的報館因故倒閉，我不能再吃閒飯，並不是我有意不願負擔，實在是有原因，也是我拓荒的日子到了，一天晚上我由夜校回來到了廚房裏吃飯，一羣少爺們擠了進來，二表弟搶過飯碗，大少爺給了我一腿。

「別吃白飯了，小子！你要給我們家吃光了，」我不能再忍受了，我耐着痛苦站起來抓住表兄的胳膊，「走！我們見本太太去！我受够了……」

我含着淚水，突然生了一股力氣，給一個體大黑粗的表兄抓得不能動，他的一羣嘍囉

大學繁重又忙累的第一年過去了，我對他們認識的更深，却也揣測的更厲，然而終未擊破心底疑着的謎。其幸一個初春的黃昏，同學小劉和我在漫步於怡秋園中時，邂逅他倆，因小劉乃大開其話匣子——閑話這兩位獨身主義者的往事，我久矣不解的謎，遂得了解答。

「那是八九年前的燕子園底盛時，學生們是十足洋化，西裝一個比一個穿得講究（自然着藍布長衫在是寥寥無幾）英文一個比一個說得流利。『拖屍』之風（註）很盛，火爐又熱烈的一件事，乃是班花和皇后的選舉。班花是每一班的最漂亮的

女同學，皇后則為全校公認的標準美人，那一年的皇后是林琪！社會系三年級的女生，自然在三年級班裏她又當班花了。

（註：『拖屍』為來自美國的舶來品，燕子園學府特有之風，方法很多，或將新生投入湖中，或合面貼地皮以鼻推動玻璃小球，或以黑漆塗之其面，或以雞蛋合西紅柿抹於頭上，名曰西紅柿鬼果。種種方法乃謂可以除去新來者書聲浮噪之氣，促進新舊同學之感情云。）

林琪是一位廣東小姐，身材高而健美，動止又具有西洋女人的風範，於是，在極端崇尚歐化的皇后往往是有不少的義務隨從，自然林琪也不會是例外，但是能得伊人青睞的，却只有三人，一個是章乃岑，一個就是俞南棗，而另外一個則為童嘉麟。那時章是讀哲學的，俞是念物理的，而童嘉麟却是學着經濟。三人全是出人頭地的好手，但是，雖然章乃岑被時尚未留聲，俞南棗也還不大誠懇與愛慕，却抵不過童嘉麟的英俊倜儻之風格。

林琪確是交際中的能手，應付的方法頗為高妙，在與三個人的交往中，對每個人全是冷靜而又保持着相當距離的，不輕易付人以感情，也不

們全驚訝的散開了，可是大少爺仍不示弱的大罵。

「小子！你眼裏簡直沒有人了，見太太去又怎樣？」

傭人們勸解也沒有用，我們終於見了姑母，我堅決的對姑母告別，並且誠謝幾年的容養。

就這樣我離開了姑母家而接近了社會。

你一定想問離開李家這些年；我是如何生活？來的？

由李家出來，我找到醫生，並且見到麗生的哥哥，共同商量辦法，我打算立刻到外邊去創練，可是麗生的哥哥却誠意勸阻，說我年紀太輕——十七歲，待有機會定為婉轉介紹，以後我寄居在麗生家，我把她們當做自己的唯一親屬。

夜校是不行了，已經解散，不是你到一家銀行做練習生了嗎？麗生兄妹待我如同手足，真使我感激萬分，麗生自己已做些女紅，她哥哥在西藥房做售貨員，我也試驗寫些抒情短文換點錢用，這樣我們共同生活很自然，有時候在我家裏的時候麗生會唱歌：「上樓燕子對對飛，早晨同出夜同歸……」，是的，我們正像梁上的燕子，每日同出同進，我們的感情已經鑄成萬年的基石。

我們在飯後到草原去散步，那藍天，微風，小草，紅花，綠林，遠景，夕照，可祝福溫暖的四月天，美麗的晴和的

陽光，這裏是年青人的天地，這裏開展着生命的鮮花。

在月色如銀的晚上，她唱着「生命的歌」我們共同愛着；

星生天，無媚月，夜裏的螢火蟲，清涼的小河風。

我們熱熱相戀，麗生的哥哥祝福我們，有時候也加入我們同唱：「年青之神」。

日子過得很快，我的拙作也博有小名，麗生鼓勵我，我是一天一天的健壯起來。

以後為了尋求事業，我們不得不暫時分離；麗生抓住我的路膊，對我告別：

「祝你一路平安，更希望你衣錦還鄉。」

我們的眼睛各含了眼淚，我們共同有所安慰，「任憑關山遠隔，祇要魂夢相來，」麗生的哥哥握住我的手。

「你可以做事了，到那裏常常來信，不然小妹妹可要惹煩了，」他有意調和這苦悶的空氣，我們祇慘然笑了。

汽笛響了三遍，我上了火車，麗生在抹着眼淚。

你一定也受過離別的滋味，而我就這樣來在天津。

起初我作事了，深感社會的黑幕，我幹了三個月就被經理解職，一張紙條上寫着：「不善盡職」四個字斷了我的事業，其實又何曾，「不善盡職」？簡直是我沒有給他太太弄瓦送禮！我拿了六十元薪金由宿舍裏滾出來，以後就搬進

這間屋子，房東是一個獨身的老太婆，我的伙食由她料理，這樣過了一兩年，說起來實在慚愧，失業的消息，我不敢寫去告訴麗生，祇有發憤在紙上換點錢，我簡直落魄了，一兩年來在過着更窮苦的日子，房東並不再要房租，祇要能養活她就行了，這中間我也會到處謀事，可是結果一無所得，我辜負了麗生的熱望，我不願讓任何人知道我的困苦，就是給麗生寫信也都處處表示鎮靜決不絲毫流露一點隱衷，那怕寫完信以後自己牢騷一陣，瘋狂一陣，然而紙裏終於包不住火上說：麗生已然知道我失了業，信

「由關係方面，知你業早無事，望善自珍重，我必竭力相助，若有機緣，再為婉轉不遲，今附上郵匯四十元整，望乞笑納。」

信是麗生的哥哥寫的，我還窮鬼真慚愧接這筆錢，以後不時受到接濟，以後我又聽到了麗生的身體漸漸弱下去，接濟我的錢是由麗生日夜女紅所賺。我的心感動得劇跳，我也在拚命的開張天地，我日夜煎熬，常常的倒在椅子裏，伏在桌子上手不停止一天到晚，我們共同創造未來的生活。

幾年來我不願讓任何人知道我的遭遇，而情願為塵世所剝蝕，可是我仍有一絲曙光，就是祝福麗生健康起來，我要依着

輕易激動別人的感情。她常會在裝模作樣他們三人一起來「打橋」，雖然他們之間也許不安，但總是頗鎮靜又平淡的。有時，隨了他們中間一個人在湖邊徘徊聊天，或者也有時會他們中間的兩個人去香山爬山，她會使三人中間毫無爭執與隔膜的。然而却在另一方面使他們作隨從得更忠心也更努力。

追求中的角逐是激烈的，正如同徑賽，需要勇氣毅力和耐心，雖然林琪在表面使三個人都還安靜，但內在的，潛居於三人中間的爭競却是極度的火熾和激烈，她的地位較章俞二人稍為優越，於是時時引起二人的合作，單獨來對付章嘉麟。

大學第四年的後半，雖然他們三個，都忙於寫論文，但彼此之間在追求上的爭競，却是非尋常的激烈，或者他們全覺到這是鹿死誰手的最後的決鬥，這是命運的最後的決定。可是林琪呢，仍是那麼平淡的，因為她本人已決定入研究院深造，同時，也知道他們三個全都要被學校保送出國。所以，她覺得最後的決定，尚非其時。

果然，在大學畢業以後，章乃岑被送到法國研究哲學。章南渠被送到美國讀物理，而章嘉麟則由學校保送英國研究統計。他們將行之先，林琪很巧妙的分別與每一個人談了一次話，滿有鼓勵與慰藉，讓他們都興緻勃勃的，滿有希望的走出了祖國。

在國外他們念得很起勁，林琪也不斷的寄給每個人信，於是，他們在事業的成就上，競爭也因而不遺餘力。也許他們早已知道，追求的成功與否是決定於自己的成就上。

兩年後他們三人異途同歸的返回燕京園，章嘉麟獲得英國某大學博士學位，章南渠也戴上了美國的博士頭銜，但是章乃岑却僅由法國戴來個碩士招牌。事實上的優劣，決定了追求的結局，在歸國後不久，林琪就與章嘉麟結了婚。當時，章正被任用為學校行政上一個重要的人員。而章俞二人則執起了教鞭。

她見到新生的光，在我的日記裏重寫下去這一段話——

我不能為我的辛苦而吃力，只要得到麗生的安慰就夠了，我永不忘她的鼓勵，我要依靠這生命的燈，不久得到新生之光。



丁朝

二張一惘二

· 葉濤 ·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

綠了芭蕉……」

那寂寞前的櫻桃又紅上枝頭了，院子裏。成羣的小孩圍聚一起，將摘下的櫻桃嘻笑地分食着，濃郁的香氣有如少女的面龐。

憑窓瞭望着這草天真無邪的孩子，我感覺到一些興奮，願童年重返，再度一下往昔嗚人淘氣的故事，那時，我不是也同他們一樣嗎？而我的生活也不至這樣的枯澀單調黯澹了吧？藍天的，只有一隻斜穿的乳燕滑過太空。又是燕來時節了，我的心情卻逐漸的更形寂寞空虛了。

是誰操縱了我的生命之權，十八年的歲月竟使我感受到如此的流浪，徬徨，十八年的青春竟宛如一個暮年將垂的老人。

幸福，我永遠抓不住您，只有讓您空虛的來了，又空虛的逝去了。我也永沒有靠近了您的邊緣。我詛咒您，我憎恨您！幸福。希冀做一支夢，尋些童年的故事，追求我失去的光明，然而，夢却不同情我，却也總是遠遠

的離棄了我。

我像一隻迷途的羔羊，終日的感到孤竹徬徨。我也像一隻離羣的鴻雁，翱翔於無垠的長天，永遠地，永遠地覺不到離散的伴侶。

但願幸福之神賜我一把握熱愛的火綫繫心頭，那樣，我的生活也不至這樣的流浪了。

「嘿！您瞧那個男人又在看我們呢？」

「他不是每天都立在窓前看我們嗎？」

「對的，我們還是綠去的好。」

一片話語過去了，緊接着跳着的慢慢走去，地下遺棄的只是些櫻桃，那淒耳的歌聲却還依稀聽得：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拋……」

今晨，我又感覺到一片悵惘了，是誰惱怒了他們的心？我只有默默的悵惘着了。

失戀的痛苦，在他們二人，雖不像一般青年人們的激烈，然而却是深沉的，他們雖不像年青人們，失魂喪魄的頹廢，但却是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同樣的愛與痛苦，但表現出來的却大有不同。他是憂鬱而緘默，像是一個受傷者，甘命運所賦予他的一切，他疲勞了，不願再掙扎。他是乖僻又憤張，却像一個受傷者，不滿於已加在肩上的命運，他反抗着，從另外的事情求威爾的發洩。

意林的婚後生活，是美滿又甜蜜，他倆則同悲於理想的丟失，乃堅決的實踐了獨身主義。回憶是有毒的。往事對他們則更痛心。」

小劉一口氣說了這許多，詳細又頗有興趣，我倆不知不覺的已經來到荷香亭了，於是，走去憑欄而坐，小劉就又以簡短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追求角逐中的失敗者，為了年事已長，更為了理想的幻滅，願作獨身主義者，他倆是同病相憐，形影相隨，居食相共，一個是沉靜又緘默，正如他碩長莊嚴的紳士式的外形，一個却是奇特又怪僻，正如他獨出心裁的虬髯客般的短鬚。」

尾聲

燕子園裏故事多，我本想寫完十個故事告一結束，誰想到時光過得如是之快，剛講過五個，就已經已經一個月有餘了。天氣爽爽，初秋，課餘生活也已開始，從各地歸來的朋友多了，人多聲雜，心情也不像往日的安靜，歡談與閒遊，又佔去我不少的時間，於是，我乃決意暫時擱筆。

故事敘述單純又樸實，寫作技巧也還不成熟，這一點我該向讀者們致歉意。如果你們還有興趣的話，容我以後再繼續往下寫

(全篇完)





二 桃色的債 (三)

真實偵探故事

作華譯

福立曼約翰的手漸漸癱軟的攏起來枯了的樺樹枝上，那是平舖在地上的。他呻吟着睜開了眼睛，他翻過身來，叫雨點重擊着他的臉，他試着去認清他是在什麼地方，遭遇了什麼。

過去的事實，一幕一幕的展開！這陌生人擋住了去路舞動着手鎗，隨後便搶槍，射擊。現在他回憶到陶尼也會被射，他驚懼了他的朋友是會死的。

他抬起身體，感覺四肢都是非常痛苦，搖擺的身軀是作吧，顯着柔弱，是由於失血過多。他喊着：「陶尼，陶尼！」但是得不到回答。現在幾乎是完全黑暗了，他不能看清他朋友的屍身。但是他爬着走，盲目的察覺着，最後他發覺了一具已無活動力的人體，他避覺得這身體是活着的，但是觸手處都是凝固的血漬，當他舉起陶尼的手臂時，他知道已是回生無術了！他診斷他的脈膊還在揉動，但是連微弱的擊動都沒有了。驚懼與悲慘的打擊，他知道他的朋友漸冷以至於死也。

現時，他開始從木槽的盡頭爬向大道去。如果他他能爬到那路上去，他想，他一定可以得到幫助，他於前行非常慢，但是痛苦的他爬過木槽與叢生的荊棘，在每一寸路留下了點點的血漬，直到他爬到大路上，這兒，他休息了會子，以後，他覺得可以用腳行走。他走了幾步，感覺到累子，便休息一會兒，以後再爬行。約有一個半鐘頭的工夫，都是這樣的行路，直到他最後發現一盞燈光，在屋頂上，那一定是木廠了。他勞最後的力量，舉着每個步子，他走到木房子的門

首，力量完全消耗了，他迎着門倒下來，發出重大的碰擊聲。

這個小房子是尼魯的和尼羅運木廠的廚房，由查貝斯先生，互魯特太太所管轄。

「噢！這或者是剛喝了酒吧。」懶的查貝斯回答着，他走到門前，很重的開了門。他倒不願慮去腳那些在星期六晚上的休息中，喝醉了酒的工人。

他看見了什麼，真不出他所料——一個男人斜臥在門前的台階上，前後的擺動着。這個擅入者發出特別的喉音。

「正像我剛說的，」查貝斯嫌惡的說：「又是一個剛喝醉了的，把他的工資都花去了，就讓他在雨裏淋着睡吧，我才不管他呢！」他憤怒的關上了門。

緊接着一個特別沉重的擊門聲音，查貝斯太太要求的說：「可憐他吧！開開門，驅走那個醉漢吧！」

查貝斯又開了門，只有福立曼，他因為開門的力量過猛，立足不定，身子便投向屋裏，倒下了，雙臂直伸，似是脫離了這個世界。

「爲什麼，這個污穢的村夫——」這個廚夫起告說了這麼一句，略停便又說「爲什麼——這是什麼？血！嗚呀！他是被血濺着呢？」

「我估量着準是和別的酒鬼打了架，查貝斯太太疑慮着：「扶起他來吧。」

這夫憐憫把福立曼扶起來，愕然的呆視着，他的面部與頭部有一大塊血！有的凝結了，有的還是黏液從他的頭部流到汗衫上，將要變成堅固的形體。

「看看真可憐呀！」木廠廚子解釋着說：「這個人是被刀砍的，或者鎗殺的，看這情形很像麼。」

他趕緊跑去見貝佛魯德——這個木廠的廠長，他立刻電報愛姆羅的赫魯曼將軍，一小時以內，這個將軍同着米勒魯到了，他們把這個人已經失去了知覺的人，抬上了一輛古老的馬車，送到城裏一家醫院。經過迅速的檢驗，證明是鎗所傷，傷勢極爲嚴重。至於可以蘇醒，現在還不可知。

次日，福立曼從昏迷狀態中，漸漸清醒，他申訴於當局；他的朋歐立遜陶尼也被害了，是爲這同一的惡人所殺害。因爲他喉嚨的創傷使他很難的多說話。但是他要求領導赫魯曼等到那出事的地點去，在那兒，這可憐而惹人喜愛的歐立遜陶尼，是被發現於一個木槽的後面。已冰冷，僵直了的屍體臥在他自己的血液裏。他不再那一下他那精神突突的眼睛和跳一下他那活躍的心。

在福立曼復失去知覺以前，他給了對於那個凶手一個不十分深刻的描畫，因爲在發生事故的時候，他注意到那駭人的鎗是比較他注意那凶手的臉爲深刻。

「我記得一件事。他微弱的說：『這個強盜的手指上，有許多紋痕。』」

驗屍以後，驗屍官歐立遜安頓鎗的口徑是，三八，子彈曾經擊滿而擦盡，在射到死者身上的時候，就破裂成碎片，傷勢因之嚴重。在出事地點尋着一塊鎗把，那是強盜擊射福立曼約翰的鎗，從鎗把脫落下來。還有——一個美麗女孩子的像片，在歐立遜的口袋裏搜尋出來。

這件凶殺案，使每個關係當局都忙了手脚，立刻發出通緝令，嚴拿逃犯。並且在愛姆羅城及各隣近城市，如聞厚息，康可瑞替，絲仇烏里等城都派人去把守。一時各報紙也都登載了這段故事，所有西北方的各省及各州的官長都有結束這案件的職責。

(未完)

「我相信無論那個青年都有着將來的夢，爲了實現這夢，他要衝破一切阻擋它實現的障礙。」

罪人 (七)

威孚



「我正在垂著頭走過一個不知名的村莊的關帝廟旁，忽然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回過頭去看，那知是我高中時候的同學李立，不想竟能在這裏過到他。」

「啊，老李！我仍用我們在學校時的稱呼。」

「巧遇巧遇！他說：『你怎麼這個樣子了？想到那裏去？』」

「我告訴我所經過的一切，我告訴他沒有一定的目標。」

「他說這是他舅舅的家，他想在這裏發展農業，因為這裏地土好。」

「我由那天起，就住在李立的舅父家裏。他閒暇的時候，我就與他談發展農業的問題。漸漸地，我們商量好了，由他出資買一架舊的全副耕地的播種收割機，先在他的地中試用。我帮着研究肥料的問題。」

「機器買到的時候，正是收割麥子的時候。我們用機器割麥，打麥，非常迅速，既省人力又省時間。」

「李立家的麥子已經打完，地上又種上了玉蜀黍了。機器放在家中閒着太失掉發展農業的本意，於是我建議用這架機器替莊中較貧窮的人去作工。李立贊成，於是機器開始替貧苦農民工做了。」

「本莊的紳士陸文與顧子祥是早就與李立的舅父不對付的，這次看到李立的舅父這架效率神速的機器，心裏很是嫉妒。陸文家的地很多。除去典出去與租出去的地所餘的，自己還僱不到够用的工人。因爲人工的缺乏，陸文每年都要荒廢好幾塊好地。既使種不過來，他也捨不得廉價賣給貧窮的農民。」

「陸文看到了這架機器之後，雖然心中有些嫉妒，但也有些欣喜。他料想李立的舅父用完之後，一定會巴結他，而送機器過來給他工作的。的確陸文的勢力多麼大！有點事誰不先去巴結陸文？然而，相反的，這架機器却用不到別人的地上了。」

「陸文看到了這種情形不由得怒從心上升起，苦沒有機會懲治李立的舅父。」

「終於陸文的機會來了。」

「自從麥秋以後，便天旱缺雨。」

直至陰曆六月中旬，沒降過一滴雨水。無情的太陽終日蒸發着大地上的水氣。玉蜀黍，高糧，穀子，都已顯出枯萎的樣子。農夫們終日的灑着汗珠在井上工作。井裏的水日深一日了，後來井水都幾乎打乾了，天還是沒有一絲雨意。照這個樣子下去，秋收是無望了。」

「於是陸文與顧子祥出了頭，領導村民到關帝廟求雨。在關帝廟前設置七天，終日燒着香，唱秧歌，祈禱，做着祈雨的各種儀式。」

「天好像是有意與村民開玩笑，又好像是有意與李立舅父過不去。到第七天，日頭的熱度更高了，曬得人幾乎發昏。在這次水已成問題的情形下，這樣的熱度竟曬死了三個鄉民。每個鄉民的臉都帶着怒容。他們心焦，憂慮，並帶着無由的憤怒。」

「陸文與顧子祥並着肩由莊後面互相嘀咕着，一面向廟前的祈雨壇走來。」

「那架大機器昂着大鐵架子的頭，矗立在南邊的打麥場上，好像在笑着這一帶村民的愚頑。」

「陸文走到壇旁，向南看一看那架雜料科的機器，心中更加了怒氣。於是領了顧子祥，二人直走到祈雨壇的中央大聲喊着：」

「未完」

看完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九月廿一日出版

第二卷 第七十九號
總號 第一九〇號

吾友 (三日刊)

每達一四七日出版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所 顧 謙
編輯者 顧 謙
發行所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號口十三號
電話三(南) 局四二八〇號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零售：每 期 二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一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期 九元七角

本報文字非
允許不得轉載

維多格糖菓送禮款客備受歡迎

各食品店稻香村均代售

▲▲黃油球
咖啡糖



▲▲質量優
味道好

北京總經理：京華商行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吾友

訂閱：每月九册
半年五十四册

一元七角
九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用郵費，郵費不收。)

註冊商標



馬球牌各種糖菓

▲裝璜美麗 氣味芬芳
▲營養豐富 製造衛生

▲家庭食用

▲餽贈親友

▲均極相宜

新興製菓公司出品

各食品店稻香村代售